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第一百六十九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18

創刊廿五年紀念號



169

- 散文詩專頁
- 陳本銘少作補遺
- 江門詩群詩選
- 學生園地
- 中詩英譯：辛牧詩選
- 余光中五行無阻，傲骨崢嶸



目錄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秀陶 民主 4
鄒冬萍 觸手生溫的記憶 4
秋原 螞蟻 5
黃海 秋天的證詞 5
方壯霆 生與死 5
張玉泉 稻草人、雨中戲台 6
賴運勝 母愛的犁鋤情 6
韓文 驚見雙乳峰 6
陳銘華 Lock Him Up、急急如律令 7
馬東旭 壞年景、到時候了、我是一棵香樟樹 7
高堅 我用神話來愛、沒有看到雄鷹翱翔 7

詩創作

馬莉 金色十四行詩 二首 8
項美靜 三八的修辭、如果蜻蜓的腳趾能勾住流水 8
明素盤 濕地 8
非馬 雙語詩：你是個英雄、陽光普照 9
瓦蘭 高燒、傳說、恐懼、幻想 9
嚴力 好運氣、落到實處、終於盼來了、融化的冰柱 10
饒蕾 秋天的腳步聲、七湖路 10
馮晏 士兵歸來、波特曼西餐廳 11
童童 Say、橄欖樹 11
盧邁 樂之二 12
白水河 徒然、窗外、這些年 12
江卉娟 石頭被點化 12
向明 貼、詩的不等式、知識份子 13
謝勳 穿過撒哈拉沙漠 13
高岸 夜半歸、回憶之二：板車夫、流浪漢 14
于中 約在星河伴月台 14
高洋斌 蝙蝠、我的墓誌銘 14
遠方 螢火蟲、十月秋陽 15
林忠成 揮霍淚水、亂世之愛 15
高潤清 空戰 15
李國七 母親黃河、隱晦長江 19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魏鵬展	褪了色的椅子	19
桑克	我寫寒冬的合法性	20
圖雅	胃酸、夏午、笑	20
北浪	山河一瞥、菩薩	20
達文	石花、現代愛情、小舞台、峽谷湖	21
余問耕	無語十四行	21
岸賢	隱形的人們	21
陳聯松	時間即空間即妳我	22
李斐	醬缸詩3首：亡題、空題、潑題	23
張子清	自由、孤獨	23
俞昌雄	正躲在故人的懷中、十二行的曬穀場	23
徐鄉愁	主席和人民	27
張文峰	壺口之瀑	27
阡陌	剪紙、花語、散落的雲彩	27
冬夢	歲月微醺、秋雨特別含蓄、破曉	28
賴寶華	山美你為秀	28
鍾子美	手機屏上的食指微語	28
張耳	圓的方向問題	29
谷風	海螺、蒼蠅	29
吳懷楚	我的靈魂與夢已被焚成灰燼	29
銀髮	在夢裡我被一個算命的攔下	30
水央	大唐遺風、神鳥	30
施漢威	截句六首	30
世賓	大海的沉默	31
老哈	陌生	31
迪爾海波	留在羅馬的詩、白沙漠大的小草	31
葉在飛	火化、走光、祈禱	31
叩求思	集會結社、和平外送、尚未至絕望	32
陳葆珍	哥大的上空	32
澹澹	念詩魔、重陽節	32
楊玲	遊大叻山、大叻大花園	32
仲彥	黑幕在眼前即將拉開	33
耘乙	兩個一百年	33

陳本銘少作補遺

秋原	文學因緣	16
陳本銘	啾啾語、別在今朝、三人行、約、雨、的的的、今夕何夕、寫在五月、雨中草題也罷的自畫像、起誓、藍傘！藍傘！美拖河上	16-18

江門詩群詩選

星草	喊春天	24
伍岳渠	霧中	24
周小權	深秋的村莊	24
李白雲	睡前聊聊、蘭花	24
阿半	聽海、岸	25
熊正紅	孤獨、幸福和痛苦	25
譚雅尹	大海的幻覺	25
剪伯像	情迷多巴湖	26
野松	世界已經蒼老、飛翔就是渡河	26
李月邊	瘋人院	26
海洋	登山門	26

學生園地

唐宇佳	北京之行、遇見上海、寫給廣州	34
游若昕	抽煙	34
黃昭龍	麵包蟹	34
陳靖希	筆管	34
李昶瑩	我的玩具車	34
黃燦狂	小息與上課、如果我是汽車	34
趙康滌	如果我是……	35
李君耀	巴士的屁股噴出黑煙	35

譯詩

星子安娜	中詩英譯：辛牧詩選	35
張耳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②	36
岩子	德詩中譯	37

評介

向明	余光中五行無阻，傲骨崢嶸	13
李白雲	關於詩的主題、關於詩的敘事	38
余境熹	只此一門難摸索	40
謝振煜	越華詩人雜記	41
林啟	詩思	42
劉耀中	從莎士比亞和馬洛到存在主義	42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法蘭西 Bordeaux ©陳長青

■秀陶

民主

他好像是有預知一樣，當他把眼光移向浮子的時候，浮子突然向水中一沉，他機伶的把竿子提了一提，竿梢就出現了一個很漂亮弧。而且手中有了那種垂釣者都喜歡的顫動，那種重量的感覺也是足以令人興奮的。費了好大的力量把它拉上岸，脫掉魚鉤之後

“請你把我快點放到水中去吧，這樣太久的話會送了我的命的，而且我還要趕去聽演講哩。”

“你不見我浸在水裡面的魚簍嗎？你不會乾死的。你說聽演講，聽什麼演講？”

“我們學校今天有名人演講，題目是民主”

“什麼民主？我跟你講，所謂自由、平等、民主、共和這些辭全是很漂漂亮亮的辭兒，可是給這些個不要臉的政客一玩弄之後呢，就變成好像我釣魚的魚餌一樣的玩意。你剛好今天碰到我，我是在這些漂亮名辭的濃湯裡泡大的，我跟你講講民主吧。在我的記憶裡面，最古老的民主，應該是我們所講的包公，包龍圖包拯，他手持上方寶劍，專門為民伸冤，為民作主，那是他的民主。到了二十世紀有些個大獨裁的傢伙，他們的所謂民主，是為民之主。就是他們才是主，你們都是民，要斬要殺都可以。我再講講吧，他們這些人，民呀，主呀，主呀，民呀，可以隨時變換的。就像我今天早上我把魚餌投到水裡邊去之後我就無計可施，就是完完全全的一個民，一個漁民。你呢？你本來就是水裡面游的，自由自在，你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到了你把我的魚餌一吞，咱們的地位就改變了，我是主了，你是俎上魚肉，你就是站在民的地位了。等一下我要把你帶回家去的時候，到底是清蒸還是紅燒，是糖醋還是酥炸，那就完完全全的都是你了，你就是主了。我就是民了，不但是民，而且是實實在在的手拿碗筷，喉嚨裡面伸出手來的饑民了”

2018年9月8日於老人院·陳銘華整理

■鄒冬萍

觸手生溫的記憶 ——東湧農耕漁獵展覽館

時光之花，開在塵埃的深處。有一點點古舊，有一點點泛黃，像老祖母壓箱底的繡花百褶裙。合上，隱隱透著陳年的香。打開，是驚豔，是喜悅，是生動的細枝末節。你需要一些想像力，才能在時光的鏡像前，揭開塵封的霧罩，接近歷史的本質。

開墾過遠古洪荒的犁鏵，卸去歷史的煙火味，也卸去了曾經的鋒芒。在東湧農耕漁獵展覽館柔和的燈光映照下，遁去光芒的鐵器，如一頭反芻的老牛，於靜思中反芻歲月、山川與河流。這是器物的自我拷問，也是時代的自我拷問。

一副犁鏵，開墾過怎樣的一片田園山水？種子，在犁鏵下唱歌，在田壟上抽芽，在起伏的禾苗上開花。

汗水，浸潤過犁頭鋒利的刀口，自然也浸潤過犁鏵的鐵背。那是一種力與另一種力的對接。那是一種征服對另一種征服的禮讚。一粒糧食，餵養了一個偉大的華夏民族。一粒糧食，唱響了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花。

火石與火鏟，是古人類智慧之花的華麗綻放。它驅散了濃霧、猛獸、寒冷與疾病，結束了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它給人

們帶來溫暖，帶來光明，帶來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無限拓展與凝望。

鏽蝕的箭矢，是遠古遺落至今的一個文明符號。它飲盡歲月的風霜雪雨，也飲盡時光深處的獸血。以三角形的鋒利，刺穿遠古的川穹。螢火，見證過它破空而去的凌厲與決絕。星光，也曾在它尖利的呼嘯聲中顫慄。它由力量生發，又轉為力道注入狩獵的人肌體中。它隨著時光的老去而老去，為不肯屈服的過往，畫上嗜血的句號。

在時光的海面隱隱發光的漁網，網住了新舊時代的風起雲湧與朝代的更迭。在大時代跟前，每個人都不過是置身於大海浪花中的一隻小魚兒。撒網、收網。撒出去的是希望、是生存的法則，收回的，是營養，是賴以為生的魚類。有時，也有落空的希望。

月亮，是一首古老的敘事詩。從青鳥銜來第一粒糧食的種子說起，見證過金戈鐵馬，狼煙滾滾，大浪淘沙，農耕火種…農耕漁獵展覽館裏陳列的器物，懷揣著觸手生溫的記憶，將一個又一個過往，就著月色，磨成一把銜亮的鏟刀，收割種在時光深處的稻田。

2018年江西樂平

■秋原

螞蟻

看完了一宗校園槍擊案的最後晚間新聞，我便到浴室裡洗澡。（我平常習慣在就寢前洗澡）。

在浴室裡，我把衣服脫光，把浴室裡防水的塑膠浴簾拉開，走進淋浴間。然後把浴簾關上。我打開水龍頭，水嘩啦嘩啦噴了出來。我拿著花灑開始站著淋浴。有一些水濺到浴簾上沙沙作響。

噢。當我抬起頭來，卻無意中看到被濺濕的浴簾上有一隻小小的螞蟻！它正在慌忙地到處找逃生的路。

小小的赤裸的螞蟻絕對不能沾水。一旦沾到水，就算不被淹死，螞蟻也會因缺氧而死。此刻就算濺到浴簾上是很小的水滴，可對螞蟻來說無疑是一陣陣的槍林彈雨。而且濕漉漉的浴簾更像是險象環生的一片火海。

看到這樣我馬上把水關掉。幾乎是本能地，我拿起一塊毛巾，卻發現根本無法把浴簾擦乾而不傷害到螞蟻。也許是情急智生，我立刻用毛巾把自己的食指擦乾，一面把食指輕輕地伸觸到浴簾上，一面希望螞蟻不會害怕，而且有足夠的智慧爬到我的食指上。真的想不到，小小的螞蟻發現我的食指，果然立刻爬到我的手指上。我拉開了浴簾，走到浴室，把手指放在乾淨的地板上。螞蟻居然沿著我的手指爬到地上，迅快地逃走。

我站在浴室裡突然覺得，赤裸裸的我和赤裸裸的螞蟻都是同樣地活著，同樣的活在一個不安的世界裡。

2018 加利福尼亞

■黃海

秋天的證詞

1
地球，剛剛擺脫了夏天的束縛。又奉上了秋涼，農作物稀釋成晨霧的夢想。在秋天，揚帆起航，成熟之日慢慢道來。

2
農夫的希望，點燃豐收的喜悅，跳動不止。開著小汽車的小伙子們，超車的喇叭按個不停。騎電動車的婦女們，在去集市的路上，灑下一串又一串鈴聲。

3
碩果上，帶著農民的笑容，用汗水換來功勞，採摘快樂。喇叭花，用喜悅來填補心靈空缺。

4
讚頌飛揚的秋風，西去西去，划過涼爽。拾起一顆從天上掉落的銀鈴，譜出一曲自然之歌，向東河水，和風迎面，一起歡樂。

5
展望未來與過去，昔日濕潤的土地，如今，沉澱一片金黃。在太陽的問候中，度過光陰。太陽丟下一抹鮮紅，讓生命平分秋色。

6
綠葉，用白露染紅了豆莢的外衣。穿過霜降之後，脫下的將是金色戰袍。禮葬飄落的楓葉，紀念春夏那一段，從鵝黃，到深綠的時光。

7
吸一口大地的真氣，然後再落入

■方壯霆

生與死

今早，我去玫瑰崗探望三位逝者，包括長眠了十二年的父親。他們都很安詳，默默接受了我們近乎自言自語的生活報告，五彩的菊花，和三個深深的鞠躬。

下午，我到老人院拜訪了一位崇敬的長者。雖然生活得很艱難，但他異常地樂觀，而且腦袋非常靈光。他創作的美麗詩句隨口而吟。還給我上了一堂詩的大課。

說起來，雖有天涯之別，但他們都是同齡人，且有壯志未酬的隱痛。

回到家中，一見生病臥床的母親，我二話沒說，趕緊將抗菌素接在三天前我親手打的靜脈管上。

2018.1.12.洛杉磯

水底，潛伏在天際的鴻雁，俯視，供人們旅遊玩耍的生機。

8
楓葉歸於大地，與泥土交談。與微風嬉戲，一片片火紅，鋪成了，山間登天或者回家的路徑。

2018.9.9 改於海南

■張玉泉

稻草人

用意深刻的鄉村謊言，代替獵槍和毒藥的恐嚇，在稻草的體型上賦予風的靈魂。她為碩果累累的秋天代言，衣著樸素，草帽襪襪。

一隻腳的稻草人，站立在田埂邊。揮舞著手中的掃帚頭，草帽被風吹出了思想。她學會了面對一場豐收的黃昏沉思。

稻草人，在月光裡有了靈魂，一盞螢火照亮內心。她在風雨中用站立的姿勢行走，從稻花深處走向稻穗飽滿，等到穀粒歸倉的那一刻，終結自己驅趕的使命，讓麻雀看到風，從一個植物的體內模擬舞蹈。

雨中戲台

多少豪邁唱給這片麥地，唯有泡桐和楊樹聽得到古琴的流韻。

戲台上的人，唱給流淚的你，唱給經年的落葉和秋霜，唱給村莊的風雨。

嘶啞的喉嚨，開戲的鑼聲，懂懂的孩子。戲中的將軍，戲外的母親，關帝廟前虔誠的拜香還願，是誰家添了香火，還是百死一生的喜悅？

雨中的髮絲，纏綿的愛情。戲中的恩怨，唱的如此走心，唱的雨絲沙沙，唱的麥苗直起身子，鑽出了陽春的白雪。

2018年寄自北京

■賴運勝

母愛的犁鋤情

母親，畢生勞苦在鄉村，操心忙碌不完的農間事，把世間的愛都傾注在了土地上。因為，土地是母親是戰天鬥地的戰場；農具是母親衝鋒陷陣的武器。

母親知道，家庭離不開柴米油鹽醬醋茶，田園離不了磨磨確轆軸犁鏟。只要有了各式武器（農具），就有自己的那片天地，就有圓夢成真的希冀。所以，無論春夏秋冬，母親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拾遺著自己的夢想，就像那朝陽那樣每天升起，又每天都在準時的降落，更像個虔誠的信教徒，淨手膜拜在人間煙火熏繞的田園地頭裡。兒孫們出發了，母親也希冀著那犁耙、鋤鏟，在美麗富饒的土地上迎著朝陽，織就夢想。

母親，自信地扶起犁耙，默默地揚起鋤鏟，用盡全力耕耘著腳下的土地，把艱辛和汗水澆灌土地，惠澤莊稼，成全兒孫的夢想。

母親用鏟鋤開墾出荒山野地的田園，也為兒孫開墾出了通向學堂的清晰路徑。母親用犁耙耕耘好田頭地角的五穀，也為兒孫種植上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簡樸的道理。

母親的鏟鋤、犁耙在土地上每年都按季節的請求反覆的淬火，用的是土地的骨肉和農作物經絡。

母親的鏟鋤、犁耙每天都按節氣的需求磨鋒，用的是天地之清氣所養、山間之靈坡所育、陽光雨露之所滋。

而母親，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勞作，最終把耿直的腰也彎成了鏟鋤、犁耙的那樣角度，如同一束弓箭，射出心中的祈願。

所以，每當想起母親，我就想起鄉村那遠去的鏟鋤、犁耙等農具，因為這的豐碩成

■韓文

驚見雙乳峰

影視上睹過她的浮光掠影，圖書中見過她經典簡介，可那都是人云亦云，夢幻迷離下始終是朦朦朧朧，雙乳奇峰——她是我多年的魂牽夢縈。

儘管久久期待，儘管似曾相識，但真見她天然色誘的芳姿，還是將我大大一驚。豐滿性感、風韻圓潤、栩栩如生、形象逼真、成熟風騷、咄咄逼人，她真的讓人不知所措。

陣陣臉紅，咚咚心跳，驚詫過後那是神聖；不敢非議，不敢妄想，羞怯過後油生敬仰。

無私無畏，不藏不掖，為養育天下蒼生，她胸懷盡敞；豐腴協調，健壯嫵媚，為凸展驚世絕美，她雙乳高聳；碩大鮮柔、堅勁挺拔，為舒張生命活力，她傲然屹立。她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傑作，她是遠古遺留於世的精靈。

是啊！地上罕見，天間絕有，她是天庭的聖母，她是人間的乳娘，她是自然間最壯觀的神奇，更是天地間最大美的女人！千秋萬代，生生世世，她那甜美的乳汁一直在哺育眾生，滋長萬物。

2018年寄自內蒙包頭

果都是天下的母親的勞動與血汗，和用傳統的鏟鋤、犁耙等農具辛勤耕耘出來的，當然包括我、你、他！

2018年寄自潮州

■陳銘華

Lock Him Up

讀報得悉西荷里活市打算將中國戲院前特離譜之星移除，歸咎於其屢受破壞，不修說不過去，修則浪費公帑，但市議會不探究背後原因，又沒提出防微杜漸、亡羊補牢的更有效對策，手法實在粗暴了些

中外皆習慣以天象附會人事，紫微流年十二星中的劫煞星、災煞星、天煞星、月煞星、指背星、亡神星等等，顧名思義都帶著負能量。星象無法改變，地球暖化非因環境污染，這點就連災星本身也承認！因此，我建議市議會考慮：別管災不災的一次性修復後，築牆或造籠保護起來，既可讓他嘈嘈鐵窗風味又能一勞永逸

2018年8月8日

急急如律令

匆匆起床洗洗、擦牙，匆匆吃甜甜圈，匆匆喝即溶咖啡，匆匆到辦公室，匆匆回覆十來封電郵中之一，匆匆排車隊買數份麥當勞午餐單上之一，匆匆讀兩首口語詩，匆匆將幾份設計草圖存檔，匆匆回家

匆匆看假新聞，匆匆吃好市多微波爐晚餐，匆匆散步、遛狗，匆匆清洗、擦牙，匆匆上床匆匆愛，匆匆發現詭異浮現伴侶臉上的，正是今天完成的第8號產品的笑容

2018年10月20日

■馬東旭

壞年景

口念經文的母親，傾聽虛無之美。她的糧倉沒有閃亮的果子。骨縫，堆積的黑蟻連夜吞噬。老屋又裂開了一些。我飲酒、撫琴，剝落著自己，把金黃的落日灌醉。一如烏鵲碩大，吐出無限的悲涼。徹夜悲涼。

羊圈鬆弛。牛舌草被鎖在黑暗之中，無法伸出它的綠舌頭。頭佩雪冠的母親，依舊雙手金口，縈繞於香爐，祝禱神靈照臨於我們，並填滿我們。

到時候了

暮光照著平原的秋之屋頂。

我望見一群慵懶的人，拍打著臀部，從草垛裡坐起，像從灰爐裡坐起。他們的骨頭抓住申家溝的一片兒荒涼和永恆的寂靜。咯吱吱響。

到時候了。塵土湮沒了脖兒梗，還剩下沉默的嘴巴、鼻子和墓坑一樣的雙目。唯有麥田，哦，一口糧食，是他們的甜蜜之母。草葉障目，也障住了他們的肉身，已與靈魂分開，並隔了多個秋日。

我是一棵香樟樹

我是一棵香樟樹。生長在殿旁。

陣陣天風吹拂著我的手臂。你可以從我木質的身子裡取出金輪、妙蓮、白螺和勝幢，甚至風一吹還可以取出裊裊梵唄和馨香。我無動於衷地站著。根深蒂固，春枝繁茂。

我長出的每一片葉子都是鳥兒自在的道場，開出的每一朵花都是一個圓融的世界。

2018年寄自河南

■高堅

我用神話來愛

遠古的畫家，青黛色的顏料，潑墨成軍馬場的山，奉神的旨意，軍馬場草原飄渺的霧靄，裝飾了軍馬場草原的山。

誰也不要低語，讓語言隱匿在蟬鳴裡，用北斗的勺子，舀銀河裡的水，釀一碗瓊漿，醉酒後，去指認牽牛星和織女星。晨曦，軍馬場的山頂，一顆啟明星陪伴著一彎殘月，也可以這樣描述，一個神話愛上另一個神話。

有微微的風吹來，微微的風，不驚動草尖上的露珠，此時，一顆啟明星和一彎殘月可以住在草尖上的一滴露珠裡。

在朝陽升起之前，遠處傳來駿馬的嘶鳴聲，是不是我的新娘，在軍馬場草原的前世裡，急馳而來，如果那樣，我會用一顆塵世的心，來完成我神話的愛。

沒有看到雄鷹翱翔

想問一位畫家，青黛色是怎麼調出來，一個人聽遠方的牧歌，感受蒼茫。

蝴蝶飛走了，蜜蜂飛走了，百靈鳥飛走了，秋蟲的描述始終是膚淺的。

天空是蔚藍的，蔚藍可以素描蒙古包，蒙古包可以裝飾蔚藍的天空。

但軍馬場草原的山，只有雄鷹才能丈量，此時，軍馬場草原的山，呼喚一只翱翔的雄鷹。

2018年寄自內蒙通遼

■馬莉

金色十四行詩

忘卻

出發吧，去尋找一段記憶
 昨天初夏，蟬在樹上鳴叫
 吵醒午後，傍晚收攏一院子清光
 還記得從前的小路嗎，踩著調皮腳步
 春天抱著湖水，抱著滿樹嫩芽
 還記得童年遊戲嗎，你的耳朵
 被蟬鳴取走，還有童年的責怪
 那時候想做刺客，想盜墓
 想做冒險的事情，那時候
 父親已經病了，他背後的落日
 站立過的地方，走著走著停止了
 過了很多年，逝去的逐漸清晰
 都忘卻了，都忘卻了
 僅僅片刻，我又難過了一回

2018年4月8日

孔子喜歡蝴蝶嗎

女隱士面對湖水修理臉皮
 一隻蝴蝶飛來，停在黑夜的胸前
 它把遠方的形狀帶到這裡
 又飛向遠方，未來的人無聲無息
 等待分配性別……暮色裡鬼魅變形
 時間虛弱，歷史長什麼模樣呢
 殺手們的臉藏在哪儿？我聽說
 它的舌頭髮紫，已被小人割掉
 現在，只有一件事情真實不虛
 蝴蝶飛來，朝我飛來，朝我飛來
 我想聽它的聲音，聽它的咳嗽
 今天美好嗎？今天醜陋嗎
 危險的朝代，蝴蝶遇見過孔子嗎
 孔子當年，喜歡蝴蝶嗎

2018年8月9日

■項美靜

三八的修辭

牆角，置了兩只缸
 盛水也養魚
 看魚水嬉戲也看月亮入缸沐浴
 偶爾舀一瓢瓢雲朵入茶湯

東籬栽菊也種蘭
 有時扯幾絲南山的陽光植入
 不為修煉，成仙
 只求一嗅君子的馥香

我是花也是匠
 任玫瑰在身上攀爬，刺出的血
 是綻放最美的一次花事
 如你留在腹股溝潤的十字繡

院落佈景是三八的修辭
 蹁躚，卻自成一格

2018.03.07

如果蜻蜓的腳趾 能勾住流水

溪中發呆的卵石
 如踏階上托腮的我

在蜻蜓的翅膀上
 俯身於水
 待不及吻上伊人，出竅的魂
 已被漣漪零亂成碎影

瞳仁緊抓住滯留在睫毛上的夢
 幻影於擱在唇邊的食指間燃成灰燼
 在淡化的煙圈裡
 我們各自選擇了寄宿的凡胎

你是女子，我是蜻蜓
 藍色的

2017.09.27

■明素盤

濕地

空曠的大地
 被佈置了另一場儀式
 水很容易就走進植物體內
 與鳥更接近的是水窪裡的天空
 我質疑了這些紛雜的水窪
 這些鏡子 在這裡分開我的生活
 一部份隱於香蒲的挺立中
 大可不必急於煽情
 我只是從內部走開的時刻
 身體只作一個詞的含義
 當我遇見狐尾藻時
 那一瞥 隱藏的秘密
 有一種沉默 此刻
 飛鳥倦還的落日交給草尖
 風張開透明翅膀，俯瞰大地
 我懷疑是否有更多的魂靈植根於此
 恰到好處的成為新的場景
 現在，我是我了
 讓每一株水草都顯現出良知
 無論佇立亦或過去 還是現在
 彷彿它有多美都與我無關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于中 \$50 支持

■ 非馬【雙語詩】

你是個英雄

——紀念美國故參議員馬侃

在戰俘營挨過
苦難的5年
你回到了你自己的國家

是的！你是個英雄

在人間挨過
沒完沒了的仇恨與衝突的81年
你回到了天堂

是的！你是個英雄

陽光普照

大公無私
他把所有的愛
光與熱
統統分給宇宙萬物——
大的小的高的矮的
美的醜的飛的爬的
動的靜的生的死的……

至於那些莫名其妙的陰影
所製造出來的界限與障礙
猜忌與仇恨
都是那些心地不透明的傢伙
為他們自己挖掘的墳墓
同他無關

You Are A Hero

— in memory of Senator John McCain

after surviving 5 years
in the prison of war
you returned to your country

YES! YOU ARE A HERO

after surviving 81 years
in the prison of endless human hatred
and conflicts
you returned to Heaven

YES! YOU ARE A HERO

The Sun

without reservation
he gives his love
light and warmth
to all universal beings --
big and small, tall and short,
pretty and ugly, crawling and flying,
active and inert, live and dead...

the dark graves on the ground
dug by those opaque minds
of envy, suspicion, hatred, and
jealous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him

■ 瓦蘭

高 燒

酷吏在上午被凌遲處死
野獸在岩石摩擦著獸性的腰

蝴蝶飄呀飄，飛出孤獨的夢境
看到上帝坐在秋天的盡頭

傳 說

我在深夜驚醒，想起童年的村莊
月亮孤獨地領著它朝南飛
童年，有多少荒廢的道路與理想

埋藏我，用虛偽與謊言
生活露出尖利的白骨
我嘶啞卻不會哭泣

恐 懼

有一個人坐在家裡十分恐懼
他寫詩時，想到死亡

妻子站在身後，他一轉身
妻子變成了秋天

秋天和他吵架，他彈著鋼琴
跑來很多怪獸

幻 想

那個人生活在幻想的城市裡
他看見街，街就是他的
他看見房子，房子也是他的

他看見鴿子，就飛起來
飛出寂靜的窗子

■ 嚴力

好運氣

經過多年社會程序的調整
我基本上能用同一個頭
進行仰望或低頭了
我把人生總結為
前進的輪子裡面
反轉的輪子也已磨平了
另一方面
酸痛成疾之後
托住人類脊背的椅子
不一定正巧擺放在
可靠的體制底座裡
但我相信好風景都會
保持在被人眺望的姿勢中
它們甚至在人類之前
就迫不及待地按下了
自己倒影在湖面上的快門
可我還是會告誡自己
因為需求者太多
好運氣逐漸學會了過河拆橋
或者說它也已被逼成了一個俗人

2018.4.

落到實處

很多年的歷史落日
沒有落到實處
而新的又在不斷升起
遺忘是一件
不需要努力的事情
但我說的不是自然
而是非自然中的道德自然
凡是能查到的以前
都需要重新落到實處
而之後
我們事先把實處準備好

2018.7.

終於盼來了

從幾年前開始
僱我扮演虛擬明星的
幾紙社會合同
都被自然規律逐步推翻了
我見過不少虛擬和可能的明星
在失業之後的沮喪
不過年輕的
確實都長得像更新過的技術
而我和我的手機
也都六年多沒升級了
是啊
僅僅仰仗醫療技術的老人們
終於盼來了只能扮演自己的年齡

2018.7.

融化的冰柱

溫度對生命的重要性
不僅僅是熱脹冷縮
色彩在溫差中也有不同的反應
而文字因溫度的炎涼
或者反應朦朧
或者表述清澈

你或者游泳
或者躲在舒服的體溫裡
或者奔放
或者收攏枝條的走向
大自然說
四季不能在同一個地點共存
甚至同樣的溫度
也有不同濕度的特徵
所以屋檐下融化的冰柱
有國家之別
而中國人最能體會
因為溫度的允許
可以說幾句真話了

2018.7.

2018. 2.

■ 饒蕃

秋天的腳步聲

聽，響起來了，響起來了
秋天的腳步聲
漫過山野，漫過河流
漫過門前的小柵欄

幾經失落的秋心
漸漸充滿，大片大片的暖
陽光的語絲，穿透森林
足跡滿山，秋天金光閃閃
一個個驚嘆號
塗紅了一叢又一叢的樹尖

七湖路

七顆亮晶晶的星子
飄落綿延的山間
七個巨大的湖泊
睜開秀麗的眼簾

一條蜿蜒的山路
穿起七粒透明的水晶
一條會唱歌的項鏈
戴在哈瑞曼山脈的胸前

秋天盛滿哈德遜山谷的璀璨
漫山紅葉撥動湖水的心弦
沙灘巨石原始森林，藏著數不盡的奧秘
你看，那山，那湖，那蔚藍蔚藍的天

士兵歸來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觀後

他活著，紅色可以讓他再次死去，
他怕移動，黏液。土滲進水，
他怕提到物品帶殼，松子、橄欖球，
與子彈和刀槍相似的，
他都怕。他怕投射，
賽場爆發起衝鋒，他怕遲疑，
黑暗從槍口內被翻出來，
像褲腳又被捲起，死亡增加一次對視。

他怕辨認，風隨時襲來一個面孔，
他怕離開水之後，魚吞咽靜默的厚唇。
他怕慶典，爆竹聲、粉色綢緞流淌，
他怕鴨脯、腸胃疊加，或者肉食碎塊。
他怕吟詠經文，安慰和撫摸……。

他怕時間剩餘時返回的那個地獄。
光輝是暖色的，聖塔脫去晚霞，
他也怕。
他怕書變舊，油菜邊發黃，
追憶與惡夢十指相扣。
他還沒有失去一切，包括疼痛。

夜裡，堵塞感、窒息感交替復發，
他怕終止聆聽，看見，以及聞到，
那些他都熟悉的“一霎那”，
始終在他枕邊，入睡之前發出沉默，
當土牆變矮，爬行和無聲時
呼吸是奢侈的……。

波特曼西餐廳

流光轉身，遇見這個空氣被一隻貓
碰碎的晚上，
我們虛談，一場落雪在窗外告訴石頭。
身體裡還居住著迪蘭托馬斯筆端的
“良夜”，
語言爆破像一場儀式。
未來在不遠處遭遇一座被切割的鐵橋，
殘垣斷壁繼續坍塌、脫垂，
粉末湧向梯子。

這個夜晚
自我，在眼睛裡緩慢游泳，
一條邏輯受阻的魚，
躲進由《尼采的錘子》通往的大腦，
啤酒和刀叉之間有冷光。
餐桌旁，有人喜歡筷子，
東方情懷是集中營裡僵直的排骨。
啤酒裡有友情，有被縫合後又重新
開啟的唇齒

沉默之謎
從喉結平原慢慢突起，
質疑從身體燈塔發出必要的柔和之光。
餐桌前，冬末和初春迎面而坐。
語言躲進的電線斜掛在軒窗上方。
餐桌上有燭光，
取暖者從未停止往童話裡面擠，
直至擠破。
此刻，我們背靠著印有列寧和葉卡
捷琳娜頭像的俄羅斯椅子，
整個晚上，
在音樂裡低飛。

2018年寄自哈爾濱

Say

愛上你，是有恐懼的麼？
我們正在參與的
文學痴迷舞蹈——

對晨光最早的持續印象
又將在何處，視生命的極限
為悔恨的重力。

橄欖樹

想起希臘的橄欖樹
彷彿喝了一杯很苦很苦的酒
它充滿快樂的一切
似如黑色樂隊
在管弦樂與鋼琴的持續之夜。
教堂的鐘聲總是被打開——

是的，我在哭泣——
我希望我不會停留太久，
那些敏感與悲傷，漫長的A河流
信念的雕塑與室內裝修師。

可TS不是
他僅從事一項職業，
在他短短的記憶裡
橄欖樹是他的一生。

2018年寄自荷蘭

■ 盧邁

樂 之二

音符
超出國界和人界的空間

蕭邦的嘆息是李煜的嘆息
柴可夫斯基的悲愴是辛棄疾的悲愴
舒伯特的感慨是陶淵明的感慨
德彪西的色彩是王維的色彩

貝多芬的暴風雨過去之後
是莫扎特的一片晴天
——和平 恬靜
超脫凡塵

在合成音樂要解散所有樂隊
東方驕傲的小澤失業的那一天
我要尋找莊子的無音之音

做一片葉笛
吹一聲悠長而尖 的忽哨
讓所有的動物向我奔來
開始了最現代最原始的節奏

心臟 永恆的鼓
血脈 不斷的弦
心之律動
就是天籟
就是那無音之音

2018年寄自紐約

■ 白水河

徒 然

再怎麼努力 都是徒然
冷風依然吹 攜著凍雨
樹肆意搖動 發出沙沙的聲音
你沒法抱怨
那就是他們的世界 他們的使命
冰也結了 厚厚的
躲在下面的水 沒有一絲回響

你想截斷風的源頭
只是徒然
但你仍在這不完美的人間
開闢一方春天
相逢一些溫暖的靈魂
播撒嚮往陽光的種子

你想過放棄 也是徒然
沒有誰能說服你 包括你自己

窗 外

我的窗 像一個螢幕
流轉著清晨到日落的光影
漂浮過各種形狀的雲朵
樹們靜默不語 只悄悄變幻了顏色
匆匆行過的車
每一個冰冷堅硬的外殼
都承載著柔軟的悲歡離合
而那些路過的人 每一天都是新的嗎？
反正我一個也不記得
就像行人 不會留意一扇窗

我看窗外的時刻
時光悄悄流走了
一天又一天 歲月刻上我的額
彷彿窗也在看我

■ 江卉娟

石頭被點化

不是這樣的
醞釀有個過程。歷經起伏不定
淵源很深，也許與海底的
一尾魚有關

有人離開了。奇怪的理由
背影遠不遠

不清楚
允許留下的人
不回首。專心體悟禪意

風來過
風去了
石頭被點化，彷彿一瞬間

這些年

這些年
我穿過一個又一個村落
但沒有看到一個 詩中的村落

這些年
我邂逅一個又一個生命
卻未曾邂逅幾個 與我相似的靈魂

這些年
我開始思念故鄉
也漸漸安心做一個小人物
因為小人物的悲歡離合
已經夠我受的
我越看破
自己的黑暗
就越不能熄滅 心中的火

2018年10月於馬里蘭州

■向明

貼

最愛往人身上沾的
除了乾隆年間的狗皮膏藥
現在唯有你
最貼心

你最進步
最愛緊貼舶來的
新鮮的，時髦的
自動跟貼了上去，
像沙隆拔司般
沾得雖不再酸痛
卻會極端心寒

2018/9/29

詩的不等式

幾乎都已經一絲不掛的了！

裸呈在你們眼前的
不是不知羞恥的骷髏
而是有的下體尿急
有些是火毒攻心
或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
威逼

毫無預警的
一場場令人混身溼透的賞析
使人毫無遮掩的
原型畢露
隨著他們貪饞的火眼
和狼嚎般叫喊
才能像橫死般令人注意

而奴，雖非貞節淑女
然某亦不水性楊花
詩，師、屍、死……
雖非同義字
卻屬命運共同體

2018/10/5

■謝勳

穿過撒哈拉沙漠

穿過這廣袤
褐黃的撒哈拉
筆直一條
寂寞的公路
無意識地
伸往阿布辛貝*

朝陽是熱的
沙還是涼的
心卻是昂奮的
窗外平行的高壓線
開始單調得
叫人入定

遠方水平線上
那山似山
不是山
那水似水不是水
彷彿夢中
微微漂浮的虛實

*阿布辛貝為古埃及文化遺址。

知識份子

忙碌穿梭在冊頁間的蠹魚
不停地問
我算不算個知識份子

答覆這個簡單的問題
居然沒有一個所謂知識“人”
敢說一個“不”字

2018/10/1

余光中五行無阻 傲骨崢嶸

◎向明

詩人余光中先生已經過世了，雖享年九十，猶令人非常不捨，他的詩學成就，憑他一生豐富多彩的幾千首各種風格不同的詩作，已不容我多作贅述但他直到老年仍然意興風發，創作不斷是非常令人震驚和艷羨的事，在年屆七十的時候，他曾寫出的一首發金石聲，信心飽滿，銳不可當的詩〈五行無阻〉，更是使人佩服在臨老時尤有如此勇氣對死亡作豪氣的宣戰，他在詩中表露的凜然正氣和崢嶸傲骨，真有令鬼神都愁的氣概。他說

任你，死亡呵！謫我至荒至遠
也不能阻攔我
回到正午，回到太陽的光中
你不能阻攔我
從犁尖和大地的親吻中躍出
從剛毅對頑強的火花中降世
從齒縫和枝柯的激辯中迸長
從驚雷和迅電中胎化
從海嘯和石壁的對嘯中破羊
頌金德之堅貞
頌木德之紛繁
頌水德之溫婉
頌火德之剛烈
頌土德之渾然

(摘錄)

和余光中結交近六十年，我們同是 1928 年生，我還比他大三個月，在我們都是七十歲那一年，我也曾寫過詩叫〈行過七十〉賀光中兼自壽，其中第二段我說：

這世界你比我遲來
一來就高居位重的重九
我性急的比你早到
卻落難在低谷的六四
在序齒上我忝為老哥
就詩齡言你堪作詩兄
這一明一暗們的兩顆藍星
猶以七十積重的頑固
欲與永恆那蠻力較勁

現在他已在與永恆拔河賽中，終於進入永恆了，他已進入他該有的位置，這是我們詩人的光榮，願他在天之靈，無愧的安息！！

註：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為我們中國人的生命原素。

■高岸

夜半歸

烏雲籠罩夜空
月亮不見蹤影
月亮的孩子——星星
也不知去向
許是掉進了烏雲的漩渦
公園一片寧靜
涼亭空空蕩蕩
留下一盞路燈向草地傾訴
一棵楓樹從遠方歸來
找不到家門
大地如舞台
真正的主角是旁邊簇擁的房屋
似靜若動
像一支夢遊的隊伍
夜空深處傳來狼的嚎叫

回憶之二：板車夫

低著頭 躬著腰 光著上身
人當驢子用
身後拉著一車滿滿的貨物
一步一步上坡
夏日正午的太陽熾熱如火
曬得他們額頭冒出豆大的汗珠

冬天大雪紛飛
車胎在雪地上打滑
他們身穿破舊棉襖
像是板車上貨物的一部份
雪花不識人
將人與板車同樣裝飾
這些凍得嘴唇發紫 手指開裂的人
休工時進門臉上仍會露出微笑
捲一支旱煙
冰雪瞬間在煙霧中融化

■于中

約在星河伴月台

千花初紅人立
小窗收盡溫暖

背下離去後的半身
寄終生

10/4/18 寫於休士頓

流浪漢

在靠近廣場的一個街頭
你與一群黑色的鴿子在一起
你彷彿是它們的父親
它們就是你全部的所有
它們撲騰著 尖叫著
從你伸出的手掌裡搶食
彷彿比你還餓
它們給你帶來異乎尋常的快樂
像眾星捧月般簇擁著你
引來行人駐足
“咣當”投下一枚硬幣
陽光以巨人的腳步跨過夏天
在空中劃下波浪
你是最自由的
像鴿子一樣自由
你再也不必擔憂失去什麼
因為你已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一團烏雲從西邊飄過來
接踵而至的是閃電
街上的行人神色匆匆
又一場暴風雨即將到來

2018年8月寄自多倫多

■高洋斌

蝙蝠

仰望夜空
在深黑色的汪洋大海中
找不到屬於自己的那顆星
過份的靜謐中
去感受一絲清涼

走在蠟黃的白熾燈下
注視著成群結隊的飛蛾
吮吸著光和熱

我潛藏在黑夜中
消化著城市丟棄的的骯髒
作為一個獨行者
默默的耕耘
只是喜歡，燈紅酒綠下的清高

我的墓誌銘

黑煞的夜空剛降幕
詭異的月光便傾瀉而下
撫摸淒冷的銘文
重複起單調的動作上千年

逝去的繁華像流失
緊趕急催
把依稀的明日一次次封裝成冊
陳列在墓碑的印槽裡

槽痕印記
載不動流言蜚語
靜默著呼吸吐納
訴說著不會的瀟灑一回

2018年寄自陝西武功

■遠方

螢火蟲

一個目標
或者只是個提示
閃爍跳躍移動著
在深邃廣漠的
雷達屏幕上
我興奮不已
窮追不捨
也許就是那顆
出軌任性的星
(曾讓多少人牽掛)
也許正是那顆
早已報失迷樣的心
(曾使多少粉絲絕望)
正為最終的回歸
尋找合適的
時機
和著陸點

十月秋陽

臉色紅潤精神煥發
可我知道
這只是
季節的迴光返照
其實
北極的雪橇已經出發
冬季大掃蕩的指令早已下達
而鬼子的三光攻略
也正在加緊推進實行
你可以祈禱
可以奔走呼號
但最合時宜的忠告
相信堅壁清野
等待
耐心等待
下一個輪迴

■林忠成

揮霍淚水

死後 你要埋往天空
要節省想像力 留一些給未來
要把淚水全部揮霍
把女人嫁給一顆露珠
從火車上下來的最後一個人
是給你送葬的
把腳放到火車下碾的人
是你回憶錄裡的主人公
每到十五順著梯子爬上天空的人
是終生與你糾纏的宿敵
養了一群白馬最後全部餓死的那人
是你愛恨交織的情人
一定要死乾淨 蒼茫人世
別遺留一點體溫給微風
別遺留一點愛恨給眼睛

亂世之愛

紛紛擾擾的亂世 你愛上一個風塵女子
假裝一封被編輯部退回來的信
對家中的封建婚姻說：“我要趕一趟火車”
三年前編好了一個網
一直沒勇氣掛到門口
在北平街頭躺到天亮 三天不上課
南方的步槍向北挺進
在洞庭湖 被一滴露珠攔下
一群往南的大雁被一陣濃濃的鄉愁攔下
你寄往日本的信被東海攔下
日本姑娘把十指插入泥土
咬緊嘴唇
我一定要把淚水建成一個湖泊
我要等我的愛人在湖邊搭建草屋

■高潤清

空 戰

烈焰長空
燒得火紅火紅的焦慮
一切都是假
一根扁擔
挑起紅、藍、黃、黑的菜頭
在辛辣館裡爆炸
燒出了又窮又老
人們仰望吶喊
萬人空巷
禿頭將軍勢如破竹
破了掘土深耕的幻滅
撼動了英德堡壘
哭喪的花媽
歇斯底里回防
搶救大兵的戰場
只見火網怒吼
卻也漂不回
荒誕不經的引擎
跌落赤色恐慌

一場思變的空戰在高雄

註：年底9合一大選“韓流”
掃進港都，尤以網路思變，有感
而作。

2018.10.25 寫於台灣光復節

民國初年 蛇紛紛鑽出山洞
一個人延擱在江邊
等待露水簽發命令
一群學生坐在草地
等待編辭典的教授來收羅

2018年寄自福建

陳本銘（藥河）少作補遺

文學因緣

——記陳本銘（藥河）少作補遺

去年年底，穿梭於紐約與北卡的詩人銀髮電郵轉寄給我已故詩人陳本銘（藥河）的一首詩〈三人行〉。據銀髮說，這是由他以前在越南教書時的學生，現居澳洲的陳頤女士從某社群中傳給他。而原來向陳女士推介這首詩的是一位也是從越南移居澳洲的女性長輩。這位長輩向她推介的越南華文詩人也包括現居美國的詩人區劍鳴。

2012年台灣釀（秀威資訊）出版的《溶入時間的滄海——陳本銘紀念詩集》中沒有這首〈三人行〉，看來應該是他早期的詩。對於遠在異鄉仍然有人保存早期的越南華文詩作，而且熱情介紹，我和銀髮既感動又好奇。幾經查詢，後來終於證實陳頤女士口中的這位長輩就是1975年以前，越南華文報之一——《遠東日報》的《學風》文藝副刊編輯羅瑩女士。在60~70年代期間，藥河與區劍鳴有不少作品在《學風》副刊上發表。雖然經過大半個世紀，羅瑩女士至今仍念念不忘越華詩人，仍然熱心推介這些歷經戰火洗禮與時代滄桑的越華詩作，實在令人敬佩。今年六月，大概是一種共同的懷舊之情，我寄了一本陳本銘的詩集《溶入時間的滄海》給羅瑩女士。不久後便收到她寄贈兩本書法的書，而且她更有雅意把保存的藥河舊作整理寄來，以饗同好。

今年七月杪，透過陳頤女士，銀髮把羅瑩女士保存的陳本銘舊作22首（大部份是剪報影本）傳給我。應該是詩人在1966年20歲前後的少作。除了有一首收在陳本銘的詩集裡，其餘都是詩集所缺遺的。

已故越南華文詩人陳本銘於60年代初開始以筆名“藥河”、“也罷”發表詩作，是越華現代詩重要詩人，1989年移居美國，是《新大陸》詩刊創辦人之一。2000年9月28日因癌細胞擴散，病逝於洛杉磯。他生平為詩奉獻，不悔不懈。本期藉《新大陸》詩刊創刊28週年，特地把他的少作輯成補遺，以茲紀念。同時也感謝詩人銀髮、陳銘華和羅瑩、陳頤兩位女士，讓大家有機會讀到這些超過半個世紀，半個地球的舊作，也看到早期越華現代詩的吉光片羽。

詩，可以超越時空，可以在人的心靈中永久停駐。而文學的因緣也往往如此的殊勝。

2018年10月23日加利福尼亞

◎秋原

啾啾語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杜甫

煉魂

思維伏屍，真光癱瘓
煉魂火熬煉一切有血的靈魂，
總是錚錚的骨受輪轉的磨
血是棗紅鏗鏘衝擊鬼門關。

血是棗紅鏗鏘衝擊鬼門關；
我竟夕傾聽來自煉獄的私語：
最殘酷煉獄煉最偉大的靈魂！

召魂

魂兮，魂兮，
幾時歸來？
自無雕琢的混沌
自羅卜禪杖撞擊的缺口

七月，七月，
有人放水陸的焰口施濟
餉一切若敖之鬼
餉一切無主之魂
而我們仍飄忽黃泉之上
黃泉碧落間有奈何橋缺孟婆亭，
我們的思鄉症候不死
無一處出賣失憶之一口水。

夜祭

歸來，歸來，
看飄搖的旌幡招引；
再隨朵朵浮游的水燈，
蘆葦叢中減卻咽泣
幽竹林裡沈寂低吟，

◎秋原

歸來吧！自每一角落
駕風雨燐光來享我夜祭。

此一刻，最珍貴的一刻
卸去枷鎖由煉獄歸魂
且窺我，以無光采的雙眼
飼你凡物酌你水酒淡淡
又憐你經年思維喉舌被鎖
言不能言，喊不能喊！

丙午中元鬼節

別在今朝

——給餘弦，寄去金瓯。

誰能延長這夜，
怕聽晨雞高叫；
行囊不重吧，可用雨傘來挑，
惆悵也罷，別在今朝！

誰教你是個風塵的流浪兒啊，
而我是雲並未羈鎖，
人生本是聚聚散散，
送你歸時，
月未沉夜燈還疏落闌珊。

惆悵也罷，別在今朝！
我們都是男孩子啊，
握手別時仍須微笑。

民國55年（1966）6月9日清晨

三人行

——致給顯輝、義才、友愛玲

前路呢？你們皆患上廿世紀的夜遊症！

X X X

夜在我的足尖
踢也不碎
當淡去思維的心默睡。

夜在你的雙眉
鎖著幾濃的寂寞？
因你想尋找永恆不作過客。

夜在他的嘴唇
含著千古的愁緒，
風塵中的迷途而長喟。

是風啊來自那個方向？
把長街吹得冷冷
把夜伴得濃濃
兩傍屋宇睡在夢中。
星星黯去，月也朦朧，
光亮的前路都隱在黑暗中。

約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
願鵲橋歸路……

——秦觀

這約約自最初古典的七七
河的彼岸這邊我隴耕你繡織，
今夜的約會卻在湄河
釀蜜在貶謫後的第一個七夕。
英英
鵲兒們未悉你我降謫的訊息，
仍在七重天上翼搭著翼。
星斗亂搖，金釵河在天
而我們之間撒了紅外線，
訂下次的約會吧！你喜歡
約在地獄？
約在佛的蓮座前？

丙午七夕前

雨

一、
青膠衣都濕了
竟懷疑今夜在元和年（註）
仙女們多幽怨

贈以嘈切語 自琵琶絃

二、
穆王御八駿馳過
子牙撒下豆兵
長髮短髮靜默在夢廊
天的眸盈盈望法法的地眼睛

三、
都被視作魚了
上帝在我眸前撒網
你亭亭佇立在通向虛無的走廊
橋這邊回首望，你撐紅傘藍傘？

註：白居易於元和十五年左右遷九江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而作〈琵琶行〉，詩中有“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之句。

的、的、的

六月的絕早清晨，陽光帶來粉末的
雨，竟是有晴無晴的天氣，遠處一輛馬
車的的而來，我追聆蹄聲，的的的卻逐
著晨霧而去……。

的的的，的的
走過鳳凰的凝眸下，鳳凰
昨夜流一夜的血淚
陽光壓縮成針帶著水晶
刺大地的背 刺霧朦朧的眸
自鬢邊，自樹的青髮中
針戀著的的的

大地未闔上眼；與雨整夜交談
天帝降下意旨，著令化霧歸還
於是是的載運地的精靈
追霧至銀河畔的玉欄杆。

今夕何夕

今夕何夕——良辰美景，
滿樓月色照你的笑靨，
幸福在心底明亮可見，
看你以素手引點，
燃爆了十八朵跳躍的燭焰！

角落裡有客啜飲高腳杯中的寂寞，
燈影下旋轉對對的舞影，
心呢？亦在迴旋迴旋，
——縱然往事已是惘然！

歸去吧，讓我向你告辭，
且裝滿一袋子未完的故事，
轉回那靜靜的湖邊，
聽荻花的嘆息，看蘆葦的無言。

寫在五月

落罷，這月的雨該是屈子的淚
掀去披風讓它洗去千古的憔悴
也許情思已寞寞
為何仍用眼波問我何處是汨羅江水！

痛苦的，我們的感覺仍活著
向日葵已失去太陽的方向
看蒼前燕子又築起新巢
我們呢？何時才結束流浪

感謝神，我們尚有悲哀的權力
於掛起艾草的季節
垂髻的香囊已不屬於淚漬的衣襟
啖一口粽子啊吞淚幾行？

雨中草

這個雨季，我拾得神數滴感慨的淚水。

聽 雨

放得一條船。往河中聽雨
問漁父借得竹笠蓑衣
一竿絲線不繫鉤不放餌
垂綸的只愛一水濛濛煙雨

貝 殼

看那貝殼 看那貝殼
它擁有光榮的傳統的血
是海的遺骸
如今流落 流落海之外的一角。

長春籐

願我們的生命都青春
我們的愛是長春籐
默默吸取陽光水份
漸漸蔓延上行。

星光一撮

為你承受露水
負整一軀殼蒼穹的淚
傳說你是銀河濺出的水
而我，終宵風露佇立為誰？

淚 季

你該是雲的孩兒
耐不住七重天的寂寞 投胎
大地的黧黑使你失望
自小渠 歸大海 年年悲嘯往來。

世 事

晨霧是青春
晚霞是夢想
嘆人生世事如棋
又有誰能笑談對奕。

塵世間人有千千萬萬
往來的不斷的熙攘
且看海那邊的遠帆近帆
一是為名而來，一是為利而往。

失 落

熱情季自指間髮隙滑落
第二季的雨中釀一罇的蕭索
八角亭不再備紅泥小火爐
少了園內紅葉的殘骸
少了憐惜的人殮葬。

題也罷的自畫像

也罷，別再戴上黑眼鏡了；你眸中的那抹悲哀；在有心人的面前是無法掩蓋。

似那濃愁你的長髮
三千丈？懶懶地掩遮了額
由眉宇至嘴瓣給冷寂駐紮
為了誰？——你的圓面短髮。

也許你真的不懂如何去笑
擠出來的虛假的不笑也罷。
今後你的布衣只合染上水墨
殘酷的現實並不謐靜如詩如畫。

你總是愛上淡淡的淡淡的情調
似溪流不激起浪花
告訴你廿世紀的大地是個搏鬥場
難道仍躲在盾後淡然說聲也罷？

起 誓

經過青黃紫白花圃你折取枝上的一朵，
經過清淺深濁的大河小河你又攀下一莖蘆葦。
我輕輕相問這是為了什麼？
你道你要起誓對這奔騰的河。
那麼花朵象徵了你的青春，
蘆葦呢，又代表甚麼？
——是無言的愛在冷風暴雨中陪伴那憂鬱的河。

藍傘！藍傘！

不管風雨從那一邊來，
只須打起藍傘共尋理想的方向
那時候，你會記起我用宮筆描繪的一幀鴛鴦
避風雨，綠荷下池塘上。

別怕山有多險峻路有多長，
我與你撐傘同行，
就算風有多狂雨有多冷，
前途的屋子中我為你備了一爐暖溫溫的炭。

美拖河上 ——寄給英

青青的遠島像你的黛眉，
漾漾的河水是你的眼波，
一舟浮載，多是傷心人，
雙槳蕩起，伴濃我在美拖之外的思索。

既是如斯如斯蒼白之日色，
自會念到病中的你是如何地清損，
掬一掌清流滑下了淚珠似的餘滴，
顧兩岸蘆荻低喟著呻吟般的嘆息。

沿赭色小嶼，任舟隨風似雲
藍天偏似你的傘，晚時又是頰上紅暈，
波光浪影裡都躲有你的淺笑微顰，
是你佔有我的思維還是我遺下了我的心？

民國 55 年（1966）5 月 1 日

●陳本銘（藥河）少作補遺

■李國七

母親黃河

抵達黃河之濱
你說呀
黃河是炎黃母親
河水是奶水
以游牧之名
以農耕之基
一代一代傳承到西洋
(當年的南洋?)
復而周轉
歐美日韓
有土之地
有吾之名
走西口闖關東的呢

一下子跨越
來到2017年
農耕轉向工業
黃河母親
上游繼續渾濁
下游嘛
我看到改道
謀求全新出海口
我看到的
偉大之都新政
一群低端人口
勢必喪失求存空間
你可以說缺乏人權
你可以說人類同等同權
群起示威的事
違背國情
絕對屏蔽

我在黃河之濱
想到五千年
有人喪生死亡
有人繼續開花
黃河母親孕育過
現在垂死
不可追溯的
最好不去追溯
以民族之名
以大義為準

刀，懸掛著。
冬天半垂，
鱘魚苗是撒下去
我倚欄說：“給個準信吧？”
當時樓下，
當年去國的女孩回來了
強調呆到過年
玻璃櫥窗
裡面是新婚夫婦
還是數字情侶？
掠曬的床單，
泛黃，有地圖圈圈
高潮痕跡、愛的
慾望以後的傷痕
處處，幾年前
我們用謊言刷著
刷著隱瞞、陰謀與快意
驚心動魄的每一步
每一步帶點自豪
帶點民族優越，直到你
轉彎那一天越堤而泄，
突然，一隻蝴蝶
揮動翅膀
帶動一場遠方風暴
閃過專家會議
專家都是假的
我沿江經過
當時，野生動物保護人員
正分級歸類
鱘魚苗一桶一桶往裡頭傾斜
掠曬的床單約莫乾了
我終於學會虛偽
對著黃埔灘頭的小酒吧
有人繼續接吻
中女外男的永恆配對
天空，星光與燈光互抱
我們相互取暖
你問：“怎麼啦？”
沿著長江，
江南或江北
我們複習隱晦。

隱晦長江

■魏鵬展

褪了色的椅子

水流是真的
溪旁的椅子
褪了色
坐上去
椅子平滑
那些褪了色的
位置
感到若有所失
沿溪 漫步
我一直注視
注視水中的卵石
長滿青苔的
水樽旁
我不想驚動
怕人的
小魚
走過橋
我聽到
水聲 遠去
我伸手摸
褪了色的位置
沒有塵埃
沒有裂紋
我凝視
椅子
我感到
坐上去
有不舒服的
錯覺

2018年9月29日 深夜香港

■桑克

我寫寒冬的合法性

與凱鎮是我沒有辦法不寫的，
因為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是我讀中學的地方。
那裡的雪異常深厚，
而且自有遼草的傳統。
那裡的風才是讓人畏懼的君主。

等而下之的地方不僅是
與凱鎮之外的五連，
暗夜的絨布包袱把它緊緊地裹在
自己的懷抱之中。
與凱湖的泡沫與波濤依舊保持
僵硬的憤怒，
彷彿龐貝出土的那些瞬間就被火山灰
凍住的活人。

冬日的陽光只有空虛的安慰的外表，
爐中的火焰正在由白轉紅，
正在由年輕轉向晚年。
書籍越來越罕見，
從左向右閱讀的豎版紙張越來越黃。

每個人都會隱瞞驚天的秘密，
各自家庭的來歷和經歷，
意見和主張。
各種方言和各種飲食習慣在
兒童之間流傳，
彷彿甜蜜而安全的咒語。

唇上的汗毛因為染了白霜就可以冒充
白色的鬍鬚，
嘴裡噴出的熱氣因為通體雪白而接近
妖怪的神通。
我在雪中發現神秘的趣味遠勝於雪人，
而且可以盡情批判雪的粗硬。

2014.12.24.4:35 哈爾濱

■圖雅

胃 酸

從地鐵出來看見
烤山芋
在大油桶做的烤爐上
飄著熱熱的香
他喜歡
但不能吃
吃了胃酸
我也胃酸
我父親也胃酸
我母親也胃酸
我們吃了烤山芋
我們的胃就會把酸水漫上來
就像人流從地鐵裡
衝出來

夏 午

陽台的桌子上
有幾道自己做的菜
有酒
欄杆邊上梔子花開出女人的香
浮世繪裡
白得像紙一樣的臉

笑

我曾經是個愛笑的人
笑點低得風一吹就著
像蝴蝶效應
能把身邊的人帶笑
後來漸漸不笑了
再後來變成高冷的人
現在又笑了
就像冷凍起來的笑被你化開
和你莫名地大笑
我想就這樣
笑著走進墳墓

2017.8.15 寄自天津

■北浪

山河一瞥

滿目荒山
有白雪裝飾
河面的冰
薄得站不住
一隻口渴的雪狐
高速路上
我是一個匆匆逃匿的人
迅速向後撤退的
兩排綠色護欄
把一幅完整的水墨
切割成
凌亂的局部

菩 薩

北石窟寺
佛和菩薩
都面帶笑容
笑得最好的
是那些無頭菩薩
破四舊那年
頭被砸下來
還對暴徒微笑
一些信佛的人
用黃泥 石膏 混凝土
給她們做的假頭
也面含笑意
這麼容易的笑
我一個有血有肉之人
卻很難學會

2018年寄自甘肅

■達文

石 花 (一)

可以掩埋的時光
無法腐爛的青草
長在高處 凝固在風景中

白塔內外
再出神入化的文字
也是寫給遠方的

當蠟燭點燃
你忍不住哭了
任水庫把夜色緊緊捂住

現代愛情

你曾以為蜜月永恆
吹著口哨回家

摸摸鏡裡
鋒利的語言

隨便剝掉的一塊皮膚
都可以
封你的口

小舞台

華燈初上
我把我自己包在火裡
烘焙著黑暗中明滅的血

她慟哭的時候
門外沒有雨
你們往酒裡加了兩塊糖

■余問耕

無語十四行

多少情懷
在你雙眉的起落中流出

人老江湖
回憶是最纏綿膩人的風濕

明日是今日的繼衍
而今日乃昨日的哭笑輪迴
而哭笑
是鏡裏鏡外的默然相對

窗外風驟來還驟去
雲時聚時散 雨忽下又忽停
日月輪光花樹容顏換替
在時間旅途上
你是身不由己任其擺佈還是

答案 問我走過的路

2018年10月17日越南

峽谷湖

出發途中
你和我分離已經多時
像河犁開山谷

雨點不大
當塵埃也冷卻下來
你重新把視線投向峻嶺的出口

岸的盡頭不一定是海
我任花影覆蓋碼頭
躲避遙遠

■岸賢

隱形的人們

他們就大聲疾呼吧
然後無聲無息
在曠野
無法回音

風蕭蕭兮
一群白雲蒼狗下的人們
吃了嗎該睡了嗎
在家和離家
鄉愁只是溫和飽的質和量

山和田野
曾是他們的
現在卻不
他們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土地
都已歸了
別人的詩意和遠方
或某夢
每天被教育
要感恩於
面不用朝黃土背不必朝天
他們可仰視天空了
當背後已沒有了天
倒下時
向前仆抑或往後跌
都是灰飛煙滅
如從來沒有到過這世間一樣
祖上的墳地
已被標價

聽說現在已是
不要輸在起跑線上
起跑線
他們有過嗎

11-8-2018 香港

■陳聯松

時間即空間即妳我

1
為什麼妳無時無處不在
為什麼無時無處不在想妳

妳說思念即時空
我說時空即妳我

2
時間可以無限分割
空間可以無限分割
思念分了還是思念
妳我成灰分不出妳我

3
住在空間裡
便是住在時間裡了
妳住在我裡面
我的時光都是妳的了

4
借妳片刻時光
充滿我的房

把月光都給妳
留一屋空寥

5
色即空
妳是色中之最本色

妳不在的時刻
空空如也

6
空即色
萬物皆空

妳在的時光裡
萬物生輝

7
妳有空嗎
此空非彼空

我空空地來看你
色色的歸來

8
時間 一秒一秒流逝

空間 一寸一寸膨脹
在妳裡面
一邊膨脹一邊流逝

9
時間 靜止於天空
空間 扭曲成鬧鐘

妳若盛開
天地動容

10
時間慢下來
飄在空中

歲月如梭
忘不了秋波

11
時間短短
故事長長

往返之路
空空蕩蕩

12
天外有天有星光燦爛
還有妳回眸一笑

明日復明日復落花
還復流水人家

13
空空如也 如是 不過如此
不如妳歸去

時時如也 如是 不過如此
都不比初心

14
人去樓空
空不過海闊天空

時不我待
只待燕歸來

15
時間是深淵

有去無回

妳的深淵
流之不忘連之不返

16
黑洞煙滅時間空間
平行出白白的洞

妳煙滅我靈我魂我體
還春夏秋冬

17
時間之水望穿
望穿以後依然流水潺潺

望妳的秋水深深
兩行落雁

18
昨天滅了前天
今天滅昨天

妳春潮來襲
不減不滅似少年

19
時候到了
一切都會明明了了

妳不期而至
前路迷迷濛濛

20
時間折疊出空間
空間折疊出時間

折妳是妳 疊妳是妳
折疊我還是妳

21
有人山盟海誓
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我只對時間默許
夕在今在 在妳在我

22
一棵樹在時光裡長成森林
有熙熙攘攘擠滿歲月的葉子

回憶裡總回憶出一個妳

翩翩如蝶飛去歸來

23
有人在一棵樹上吊死
那棵樹就有了靈魂

我只為妳寫詩
妳會不會是我的

24
時光倒退退成黑色
黑成一片蒼白

回到少年年少無知
只知竹馬青梅

25
所有的事情都會慢慢消失
消失於時間之河的風裡

我們的故事會慢慢長大
長出成群兒女

26
時間不會變老
老的是綠水青山

你我看夕陽
夕拾靜好時光

27
時間的翅膀不歇不待
不作聲響

一枚羽毛落在我肩上
沈默的殤

28
晨鳥啼黎明
晚鳥歸來黃昏

我嘆息無回音
你一嘆便萬馬奔騰

29
所有預謀都逃不過時間
謎底終會打開

我和你忽近忽遠
早被安排

6/2018@三朵玫瑰

■李斐

醬缸詩第十一號：亡題

中國的死人
真是幸福
有塊地方叫江西
屍體從棺木刨出
曬日頭
見識花花綠綠的世界
明明亮亮社會真偉大
如此寬厚優待
骷髏要是會說話
再死多次又何妨

2018年8月8日紐約

醬缸詩第十二號：空題

言語道斷，心行路絕。

——少林寺門楹

肩扛五星紅旗放低棍棒
少林和尚頓悟黨國意識
拳腳如何了得怎敵儀仗的威風
頭領眷顧的眼神立時超越神靈
高唱國歌就會把紅塵看破
喇嘛阿彌陀佛何苦長唸敲破木魚
齋菜寡味無油欠水何必虐待自己
守戒守律已是不新鮮的精神
經書佛具也應該被國家收買
長注國旗飄動就會立地成佛
僧侶們哦真是千五百年來
盛世的開放新社會的開明
今天應該修到財即是色即是財
福澤多麼深厚喔和尚們
五星紅旗普照下禿頭也會發光

2018年9月13日紐約

醬缸詩第十三號：潑題

那塊地方品牌
所出的特產
出口 行銷世界

■張子清

自由

在黑暗氣悶的王國裡，
有些蚯蚓耐不住擁擠，
尤其討厭雨天太潮濕，
於是使勁地擠出洞外，
暢快地呼吸新鮮空氣。
但火辣的太陽一露面，
它們還沒來得及返身，
就被曬死在田邊路旁。

孤獨

孤獨爬行
像發情期的貓
在樹林裡叫
像一隻狼
在荒原裡嚎
像一條蛇
死死地纏住你的腰
像水在半夜裡
不停地滴
像月光
朝荒蕪花園裡傾瀉。

2018年寄自南京

瑞典旅館大堂
紮營安睡好地方
意大利女像的乳房
觸手的感覺
休說不好
英國議會打人
小事一樁
不要緊張啦
他們不過是一群潑猴
來自特別地區
有了響亮的名號

2018年10月2日

■俞昌雄

正躲在故人的懷中

這是一座由光而命名的村落
畚家女的歌謠可以把月亮唱進情郎的
眼瞳，只有不經事的孩子
嬉戲於山坡，親密如雲朵中的雲朵

最老的族人時不時地盯著
屋脊上的苔痕，飛鳥為此而停歇
那結了紅果的柿子樹
多麼耀眼，那時夕照已撫過門扉

我為半月裡的一口深井虛構了
眾多幽泉，草木在我的皮膚裡探路
千萬不要去驚擾它們
那返程的歸燕正要卸下飢渴的星辰

如果你的黑暗能長出老榕，那麼
那麼請用五指伸向那一刻的眼臉
這靜養中的村落，每一粒浮塵
都泛著神的光暈，等待最高的新芽

十二行的曬穀場

把村莊立起來，曬穀場就如它裸露的
皮膚，金黃的紋理凸顯著稻穀的本色

結群俯衝的麻雀從不驚慌，飛行的弧
線機警而隨性，風會忘本，麻雀不會

偶有學步兒童在穀粒間爬行，這場景
總讓人想起信仰的皮殼和它背後的手

曬穀場也有空蕩的時候，雲影飄過時
田野有田野的脈象鄉民有鄉民的期許

可是它在本質上還對應著更高的內容
譬如愛恨、繁衍，即便身體僅似稻杆

為此，每每想起曬穀場我就從軀殼裡
挖出一塊空地，等那拾穗人一躍而起

江門詩群詩選

■ 星草

本名牛淑鳳，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作品曾入選《2006年中國詩歌年選》；
出版詩集《坐南想北》；作品曾兩次獲
江門市“五個一工程”獎。

喊春天

這些禾雀花們
互相鼓舞著
像擦肩接踵的伙伴
懷揣神聖的使命
心照不宣地走進春天

加入綠色和花朵的隊列
走得趾高氣揚
走得酣暢淋漓
額頭細密的汗滴
滲出春天紅潤的肌膚

牙尖嘴利的說客一樣
讓你瞬間篤信無疑
腳下的人
還在路上的人
都被他們佔據春天的豪言點燃

無所畏懼
讓嘹亮的聲音穿過曠野
抵達你寂靜的門前
縱然再也蘇醒不了你的沉夢
縱然這只是一場徒勞的叫喊

■ 伍岳渠

霧 中

光像金子，但它尚未降臨
霧中，我彷彿跌入無邊的河流

我因此無法成為發光的事物
霧中，萬物接近虛無，
儘管它若隱若現
風暴在內心漸歸於寂靜
像繁華落盡
又一天在輪迴
讓耳朵靜待光的聲音
把命運交給大地吧
讓大地自由安排

■ 周小權

生於湖南新田縣，現居廣東開平市，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深秋的村莊

深秋的原野上，陽光極度低調
天氣涼到了牛群的肚臍眼
流動的歲月，瘦成一條枯水河
向日葵率領七月菊笑著老去
沒有淚水，只有清晨的露珠
為它們打濕曾經青春的臉龐

失落的雁陣，打亂了季節的序列
讓雞鳴和犬吠暫時收斂了自信
炊煙在暮色中為村莊繫上圍巾
剛分娩的稻田裡，瘦小的老鼠
垂頭喪氣，眼睜睜看著野兔們
圍著傍晚的篝火盡興狂歡

濃烈的烤薯味，讓生活
溢出土裡土氣的甘甜
牧童引領古詩和童謠走出課本
在即興清唱中融為一體
他們回村的路上，有老人
拄著拐杖默默地眺望遠方
令這少人留守的村莊
幸好還留住一些人間煙火的溫暖

■ 李白雲

1965生，廣東江門水南人，現為
江門蓬江區作協副主席。

睡前聊聊

你看，我拔去樹上的銀鈎
扶正你的跌勢
拳頭揮擊的重心
落在出遊的帳篷上

都九月了，放風箏吧
失散的人總有一條線
尾巴飄著，姓名
高高地叫痛

你那數不盡的眼睛
自帶銀河，不停咬我
像沙層的蚤子
這樣的夜，只宜搔癢

讀些雞湯好嗎
現實沒那麼殘酷
明天的油水尚足
夢輕輕的來了

蘭 花

開吧，呼嘯的蘭花
雨點，如果不交織
螢火就賴於病榻
秋色也深不下來

學我，在陽台踮腳起航
學忍冬的細葉
又圓又尖，嬰兒的永綠
在攀緣時掣出自己的旗艦
哪怕撞上疑似浮冰
也不會傾側或下沉

■阿丰

本名張志偉，1975年生，廣東潮汕人。著有詩集《坐在岸邊》。

聽海

此刻我是晴空下的盲者
不接受泡沫和喧囂
五光十色的假象
以及隨波浪擺動的人潮

大海，有深邃的模樣
礁石，有沉默的模樣
桅杆，有搏擊風浪的模樣
紅樹林，有靜謐的模樣
即使是海風
也應該有它腥鹹的模樣

聽海，就要在靜處聽
此刻我們十指緊扣
逃避了光
聽魚和海螺的竊竊私語
海，不接受人間的歡樂
海，只擁有海的全部秘密

岸

只等風起。風輕輕地來
把江面吹開，枝葉蕩漾
偶爾經過的魚
會偷偷地瞟上一眼

說不出誰比誰更傻
誰比誰更適於在水裡裸泳
一根透明的絲線
將彼此拉近，又扯遠

甜酒和青草的氣息瀰漫
整個下午，我只執著於
一塊沉默的大青石
水聲把靈魂帶向了深處
我在岸邊，等待暮色來臨
將我掩埋
等待明月高照
露出時光雪白的牙齒

■熊正紅

湖南人。1976年生。出版詩集《狼的歌謠》《獨舞者》。與人合著紀實文學《萬里赴戎機——五邑華僑抗戰實錄》獲廣東省第十屆魯迅文學藝術獎。

孤獨

為什麼我們愛著
但我們，還是會感到孤獨
或許，孤獨是不會被愛寵幸的？

常常把自己囚禁的人
也許，要的，不是一個塵世上的愛人
他要的，也許永遠也不會要到
能給他的，上帝已經給了

總會有一雙暗處的眼睛
有著深深的憐惜
但卻，對他，伸不出，幫助的手

坐在深夜和坐在墓地抽煙的人
是同一個人
也是，坐在地球的邊上，沉默的人

他還沒有變成塵埃
他還有著，一個人形的軀殼
但，身體空空，內裡，水流過，風吹過

幸福和痛苦

在微博上，看到幾張圖
是一個人，被肢解的四肢
像動物的器官一樣
被擺放在地上

疼痛瞬間覆蓋了我整個的身心
彷彿，聽到了那個曾思想銳利
卻在死前只剩下肉體感覺的人
臨死前那一聲聲的慘叫

這人之為人的慘痛
落在坐於荒野獨自沉思的耶穌身上
落在被綁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身上

他緘默無語，他會開口說話嗎？

我們隔著多少時空的雲霧
但我仍看見他。他的痛苦
複製到我身上

而近處，初生幾個月的嬰兒
向著我微微地笑
她的嘴裡，已長出了上下四顆門牙
這初生者，她被母親抱在懷中
她好奇地打量眼前的世界
也包括，打量我
她是，如此鮮嫩，如此幸福

遠處和近處
這一切，我承受著
痛苦在左邊，幸福在右邊
它們都是我的旅伴，陪我向前走

■譚雅尹

1994年生，廣東恩平人，曾獲東蕩子詩歌獎、廣東高校獎、四月詩會、第二屆全國大學生詩歌節優秀獎等。

大海的幻覺

在一把木椅前，竄入大海
浪尖上的白鳥
雙雙躍起
宣告我的新生

倘若這是真的，清洗雙手
金黃的臉蛋蹦出來
愛與光芒
遍地叢生

星辰不需要舔舐傷口
花蕾就屬於它們
音樂升起，少女和孩童踮起腳尖
落入手中的不止果實

我接受這裡的一切——
因那綠的田野和花的腹部
讓腳步輕鬆

因那單調的血統存有愛的知覺

夏日快要落進河裡
鋼琴是海上的舞女
藍色老人在佈景中觀望。

■ 剪伯像

筆名老蒲，五邑大學文學院教授，1963年生於湖南常德。出版詩集《堅守十一種維度》。

情迷多巴湖

一顆心跳，七萬五千年
領著巴塔克人，帶動馬達高原
不折不扣，固守原始文明的盆腔

藍色妖姬，睡著了
嬰兒一樣，戀人一樣
枕著亞齊王朝的臂彎
我和酋長，立作兩棵聖樹
樹上藏著貪婪的眼睛

除了藍，別無長物
體溫，是藍的
芳香，是藍的
至於脾氣，更是一塌糊塗的蔚藍

是誰這麼不小心，把你
遺失在蘇門答臘
讓我一頓好找
指環的大小，很適合我

估計你正待字閨中
白天給父親磨咖啡豆
晚上用星星索思春
想從錫馬尼多村，早些
把你嫁出去

嫁不成，你就做了江洋女盜
搶來薩摩西，囚在湖心
還讓西比索比瀑布
為你輸送白花花的

精子般的水源

迷你的野性，迷你的蒼涼
迷散漫的漁火
迷勾人魂魄的屋檐
迷菱形的一滴老淚

■ 野松

愛詩，寫詩，評詩，而已。

世界已經蒼老

目光所及都是廢墟。
儘管時間像綠葉依然滴水。
田園確實荒蕪了。
紅裙子的蝴蝶在墳墓之上翻飛。
世界因這些沉重而擁擠的頭顱蒼老。

飛翔就是渡河

我已倦。已怠。那修篁最終不屬於詩人。
我前生面壁幾十載，今生依然不清不醒。
我竟欲渡河！

傷是自己的。去吧！
天空無風無雪。空！空！空！
但生命最後的詩句還是要寫的。

結束就是飛翔！
飛翔就是渡河！

■ 李月邊

瘋人院

鐘聲響起，他在門口處將我截住
叫進院長辦公室，我似笑非笑
他嚴肅地問“你如何跑出去的”
我說我該回家了，指了指壁鐘
他嘆息一聲，“你忘記吃藥了吧”
門外，傳來窗玻璃破碎的聲音

一名護士進來報告，臉色煞白
“三樓的窗戶又被砸了好幾個”
我拿起聽診器又放下，在紙條上
寫字：請按時給病人服藥，適當
增加劑量。護士望了我和他一眼
咬了下嘴唇，似笑非笑的樣子

在走廊，一群人向院長室走來
有的帶著繩子，有的抬著擔架
一地碎玻璃，走廊的窗次第被砸爛
陽光直接照射，牆壁的投影，冷
亮麗的地方，反光的地方和玫瑰花
比如半面臉龐就很溫煦，我們在笑

■ 海洋

登山門

門檻橫臥在睫毛上
每次叩頭
門檻都會下降
最終，橫臥在眼前
提醒你，出入注意哈腰抬腿

山門如同一個虎口
以吃體力為生，登山者
急劇的肺活量吐出一串
碰撞胸肌的拜山詞
如同射出的冰雹
砸在一群信徒的身上
皮膚突起一群小疙瘩

而你為了站穩腳跟
垂手按住膝蓋
把身體扭曲成朝聖者
可頭顱
仍以四十五度角上翹
目光誠懇地拜讀雲霧間的頂峰

●江門詩群詩選

■徐鄉愁

主席和人民

如果有一天晦氣
國家主席和勞動人民
同時掉入糞坑
應該先救哪一個
邀邀零起早貪黑地說
應該先救三個代表
主席代表政黨
主席代表國家
主席代表軍隊
應該讓領導先走
主席不好同意
做出一副視屎如歸狀
人民領袖愛人民
與民一起糞鬥
國家就能糞勇前進
於是馬上改救人民
沒想到人民也不想
屎裡逃生
人民也愛主席
人們也愛領袖
人民也愛國家
在猛吸了一口糞便以後
縱做鬼也幸福
在這互相推讓互相推辭
生與屎的緊要關頭
我們只好請來掏糞工
陶藝製作大師
和一不怕苦二不怕屎的
解放軍和武警消防
把整個糞坑挖起來
糞不顧身的挖起來
捨身忘屎的挖起來
再用歷史典故
把糞坑抹成糞缸
讓遠在北宋急中生智的

■張文峰

壺口之瀑

壺口之瀑
撼擊著地獄之門
鼓角相聞的古戰場
播起一種雄心一種壯舉

千兵萬馬
奔騰吶喊
頭顱甩向山岩 碎成
點點精彩
飽蘸激昂的慾望
如暴跳的野馬
咆哮的雄獅 迎迓
歡呼與掌聲

天地間最本真的
生命交響樂

2018年寄自香港

司馬光來砸
後來全國各地
很快掀起一股砸缸熱
當官的紛紛效仿
老百姓也紛紛效仿
有錢的紛紛效仿
無名的也紛紛效仿
有困難要砸
沒有困難創造困難也要砸
他們心裡都裝著
一個糞發圖強的故事
由於歷史無法判斷
裝屎的到底是哪一只
結果全部都被
司馬缸砸光

2014.1.29

■阡陌

剪紙

一片片紙鶴重疊在
藍色的靜
綠色的想像中

拈一風乾的黃
在藍系裏添上一抹
蒼茫的芒草

剪紙顏色想像
遞給了
你便會愛上那片多姿

花語

你一定懂我
並且吸納了我詩化了你的文字

你一定懂我
並且看到了我詩化了你的憂鬱

散落的雲彩

雲跌落了
輕輕的跌落了
那不是風的雲雨的雲？
你不是時而一身奪彩嗎？

她合著掌舉起手臂
縮跪在
花蕊中呼吸

在你我的花語中
雲啊！你
可曾聽到什麼？

■冬夢

歲月微醺

——致弄潮兒兄

感謝有你
將我的詩釀成酒
歲月微醺
我們
加些冰吧，好嗎？
慢慢融化慢慢喝下

秋雨特別含蓄

中秋節過後
最能感覺
秋雨特別含蓄

它總故意
在你未張開傘子之前
輕輕親了你一下

破曉

雨是否來得有點急
措手不及的
我仍未關窗

對不起，親愛的
夢已被破曉前的這場雨
淋濕了

2018年寄自香港

■賴寶華

山美你為秀

——泰華作家阡陌登阿里山感懷

不想說偉大
把它留給有需要的人
我只想說
阿里山的女兒
你是多麼的平凡
溪流涓涓
在花香的腳步裡
你徒步登上秀峰
一如你的詩
一如你的愛心
一如你的畫和歌
連同插花
還有執著

山重水復間
雲霞與天幕的邊界
完美地復合了
你也秀在其中
當山巒盡收你的眼底
晨光熏染了你
逸飛的豪情
你橫溢的才華
你博愛的美德
與雲霞一起
繚繞而上

當山巒盡收你的眼底
人生的真諦
你讀懂了
你和誰都不會有爭
一切化為淡泊
一切變為和平
一切顯得年輕

■鍾子美

手機屏上的 食指微語

食指歲月磨光的指紋
海關自動關卡也拒絕讀你
如此萬錯千縱又如此模糊
如此地感性又如此地菲薄

你翻破萬卷書依樣魯鈍
你指點江山依樣孑然故我
食指啊如今只能大動咖啡前
舔食抹茶蛋糕進入古稀

不期然你囁嚅在手機視屏
怯生生喚一聲科技書僮
竟喚醒了沉睡的歲月洶湧
親情一幕幕依樣鮮活戳痛
我心最軟最軟最軟
卻是永生的那一處

食指，與心相連牽起記憶
從過往的遠方涉江向
未來的遠方而完成大我

2018年寄自香港

看雲霧濤濤
阿里山
造就出優秀的女兒
讓晨光再次
留下你的芳蹤

2018年寄自香港

■張耳

圓的方向問題

把隨意降落的位置命名成圓的
方向問題。你不是美國人嗎？你不是
中國人嗎？台灣人？香港？

鹹風輕撫，海砸下來的時候，我不是，卻
不由得
顫慄於口水的份量。瀝瀝星光太重
要最好關於一件事，你無法選擇的

一件，簡單手工或者憲法（敏感詞）
修訂。來吧，無論
為母親還是腳盆裡的玫瑰
癱瘓無力的右腿，你無法翻身

位置，母親，即使無法選擇
也秉性深藍。我在洗，我再洗，來吧
生日和終日之間所有的藍

反而肅殺各種圈套，俯視外交辭令
唯美又宿命地外省野性並田野考察
眾星象。而右派移民通往天國
雪域，但未曾授予公民紙。去嗎？美麗
國，美麗島。雪人內部

車轍吱嘎作響藍色太空船向左
猛烈轉舵。美麗凍人微笑
向我們邊揮手邊走下舷梯，曖昧部位
隱痛不止。難道母親預先支付了
通往天國的玫瑰夢？

字母，母字，您終於接受了
中國人，美國人
台灣還有香港海峽兩岸原生
潮的大浪，水藍，天藍，向前向後，不住。

■谷風

海 螺

你遇見海水時開始消耗
空虛 肉體 與堅硬的外殼
在巨大的藍和黑暗中
螺旋上升的身體
我要說出 你獨有的
時間的姿態 是安靜中的風暴
一個久遠的背影
在沙礫上放低了速度
慢慢的 你是另一種花開
現在 你是空的 耗盡了全身
雕琢了一種冷卻的血
但 古老的光和鳥翅
是你曾幻想的頂端 你的
沉默中 持久的不僅是風景

2017/6/25

蒼 蠅

它帶著膨脹的
暗夜的信息
是許多人或私人的
從來沒理解到的一種主義
讓你看見自己的黑眼珠
落在合適的位置
這是死掉的黑夜的肉身
抬高的慾望 翅膀
是另一種復活
它的爪子 在別處晃動

2017/7/2

■吳懷楚

我的靈魂與夢 已被焚成灰燼

一點毫不起眼星星的火
不想日久竟可燎原

火
追殺我一路
待回頭時
規途已無
更寧說重再回瞻
過眼舊日風景美好

夢與靈魂
一生不棄不離
陪伴著我一支筆
拼搏緊守
疲於奔命

到頭來
面對淫威東風
被推波助瀾的火封殺
我已無路可逃
楚歌四面

是誰說
浴火可以重生
惟此際給我感覺
恰恰相反
我的肉體
靈魂
還有我的夢
非但未能重生得到
更被熊熊無情烈火
焚成片片灰燼

2018年10月29日於一笑齋

■銀髮

在夢裡我被一個算命的攔下

但是你絕對不能相信他
在那遙遠的東方
他說
82 娶了個 28 的
一直到現在都遭人非議

但是你絕對不能相信他
最好就是今年
他說
或是明年
叫我
娶了你
蒙娜麗莎

但是你絕對不能相信他
我這個孤寡的老人
他說
今年 75 娶了個 57 的
或明年 76 娶了個 67 的
就不會被人家取笑
何況在這遙遠的西方
他說
的確不能再多等一年了
因為那時大家雙雙都
77 了

但是你絕對不能相信他
怎麼？
沒關係？
我們雙雙手持拐杖？
在婚禮上？
一齊返老還童？
沒什麼不好？

好的好的

■水央

大唐遺風

日本隨處可見的古寺廟
亭台樓閣
一點不讓我陌生
唐宋年代
天朝裡滿是這樣的建築
風一吹
漂洋過海
這些種子
就在東瀛的土壤
發芽生長了

神 鳥

明治神宮的活物
除了遊人
就是烏鴉最多
這些黑色的日本神鳥
出沒於高大茂盛的林木間
“啊，啊”
“靠，靠”
“walk，walk”……
用從高到低的音調
不同的語種
為佛宣法

那麼我就依了你等到後年吧
蒙娜麗莎

畢竟
鳥鳴四起
夢就如此這般的醒了

但最要緊的還是這麼一句
對於那算命的
我們絕對不能相信他

2018-5-3 北卡

■施漢威

截 句

戰 爭

影子般隨身糾纏
數十載無法擺脫
深夜夢中
猶用血淋淋來驚嚇我

綠 萍

水流湍急
競賽泳手奮力前衝
任你如何拼命
也無法游回自己老家

鼾 聲

世上最難受惱人的音響
徹夜演奏
害得夢無處藏身

老 人

青春的灰燼飄散歷史深處
生活只剩蒼寂回憶
日曆一張張撕下
厚度更形單薄

人 生

生命
通往天堂的一把梯子
告訴我
如何才算完美？

望夫石

凝視划動雙槳的強勁臂彎
消失水天之間
年復年的凝望等待
等成了家傳戶曉的一則傳說

2018 年寄自越南

■世賓

大海的沉默

我從不說生命已到了盡頭
無論什麼時候，我的十指
總要觸動跳動的脈搏
在每一個日出的早晨，注目
鮮花般徐徐打開的愛情

我從不說生命已到了盡頭
當仰望的天空群星消逝
前進的道路陷入沼澤
我從不退怯，從不在風雨中淚流滿面

我從不說生命已到了盡頭
在一生的中途，在那些就要
哭的地方，我常常沉默下來
低著頭，帶著遠方的氣息
來到這些小草中間
只有它們知道：
我的沉默是大海的沉默

■老哈 陌生

就這樣
搭乘陌生的公車
隨著友善的陌生人
操著陌生的語言
來到這陌生的目的地
在其它人全都離去了後
在這陌生的街道
在這陌生的城市
在這陌生的國度
在這陌生的星空下
就我
和陌生的你
靜靜地等待

2018.5.10

■迪爾海波

留在羅馬的詩

我邁著沉重的步子
漫遊在羅馬的古城
一步一年
走了二千零八十五步
那巨大橢圓的競技場
仍閃爍著昔日的輝煌
那城心的殘垣斷壁
沒有八國聯軍的摧殘
怎恰似東方的圓明園？
十步一問
問向西班牙廣場
愴撒奧古斯都大帝的威武不再
鐵蹄中尋不出復興的大旗
只有那日夜不停的噴泉水……

我吸吮著古羅馬清鮮的空氣
呼吐出一道歷史長河
千年一嘆
嘆了二聲半……

2015年6月8日羅馬

白沙漠大的小草

我要走了
你還留著
你用那會說話的眼睛
深情地望著我
輕輕地央求
再陪我一會兒

千年夏日如火的烈日
燒不盡你堅強的筋骨
萬古冬日無情的狂風
吹不乾你勇敢的靈魂
春你不報春
秋你不囤果
這廣袤的白沙漠
春夏秋冬

■葉在飛

火化

一個老軍人病逝了
遺體火化後
二十七顆彈殼
鏗鏘著地

走光

你故意彎腰
設下一個走光的局
我不小心看到了
晚上噩夢連連

祈禱

神啊！
請你為我
指引一條歧路吧！

人間的正路
實在太黑暗恐怖了

2018年寄自香港

只有你

我要走了
你還留著
你兩滴晶瑩般的露水
恰似周曉蘭一湖清澈的眸子
留戀地瞅著我
千年的歌謠
萬年的傳奇
都不及你的柔情
此刻我卻陪不了你
今生不知何時再見你？
來世變成你
陪你一萬年！

2014.3.28 新墨西哥州

■叩求思

集會結社

人民應享有
集會結社之自由
然而 我們可有
不被集會結社之自由？

當人們
用粗暴的二分法分類彼此
我可有 將自己剝成碎片
擲灑全島之自由？
(當然，島有不接受我
之權利)

每有人想脫隊
就有牧羊犬追著吠
請無視那笨犬
用自己的腿
走自由人的路

和平外送

白鴿飛過
轟炸
留下
一片屎

尚未至絕望

快點，一個換一個
趁恐怖份子
還沒膨漲至恆河沙數
反擊！

動動手指（這誰都
辦得到）喀下去

■陳葆珍

哥大的上空

是誰
在七年前的這一天
讓哥大的上空
從艷陽走向暴風雨
今天
我看見
當年的黑學袍
換上白大衣
在風雨中
奮然前行
那一代精英的豪氣
會直衝雲霄

後記：同是在這一天，七年前我在哥大的畢業典禮觀眾席上；七年後我在哥大醫學院候診室裡。而忽晴忽雨的天，卻如出一轍。

2018年7月20日

是對面逼我們換所以
無需遲疑
快拈起棋子大力喀下
以一小卒
去賺他帥仕相仲馮炮兵

快
快點
我們的人數仍佔優勢
戰況尚未至絕望
天還尚白

2018年10月於台北

■澹澹

念詩魔

三月，從臺灣傳到曼谷的料峭春寒
抵擋不住，您
胸襟上我曾為您佩上的蘭花飄來的熏香
一如您的詩您的笑您的暖

春天，終是攔不住了
您回衡陽回母親懷抱的腳步

後記：2015年11月份臺灣詩壇泰斗洛夫先生到曼谷參加詩講座，我第一次接觸先生並有幸為先生佩戴蘭花，想不到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攀上世界的摩天大樓
向北，望斷秋陽

是異鄉多了一棵茱萸
抑或故鄉少了一個身影

兄弟，舉起酒杯吧
天涯在杯中咫尺

重陽節

■楊玲

遊大叻山

藍天 白雲
青山 綠水

山上的風涼爽
湖裡的水溫柔
我成了悠遊的鯉魚

*大叻山乃越南度假勝地，風景如畫，令人樂不思蜀。

大叻大花園

百花嬌豔，列隊圍中
迎我以笑臉

臨走，問伊
跟我回曼谷好否？
笑意 盈盈
紛紛 點頭

黑幕在眼前即將拉開

——末日審判

四極八荒。旋轉迴環的浩蕩大氣
起兮飛揚，茫茫無邊的歲月憂患
漫過樸素的子宮。太陽，月亮

天地的初吻
在愛情的紅暈裡
開始抒情

洪荒太古，愛情綻放時
痛苦與愉悅的傷口
種植的那顆種籽
吮吸一身胎氣
在命運的罅隙間
結滿沉甸甸的愛心

陰陽相生的日子
敲響殷紅的情慾
黑幕拉開前，鏽蝕的世俗
一瓣瓣
開放著人生旅程

傷口癒合時好痛。太陽和月亮
悲壯的表情
動情牽掛，三百六十五天的年年悲歡
一個注定時刻受傷的詩人
睜開眼睛
宣讀誓言。地母啊，請捂緊響亮的
那聲哭泣
別再讓他
驚天動地的時候
沒有熱烈地擁抱

2018年寄自湖南

兩個一百年

清洗百年來的羞辱要用上兩個一百年
臥塌忙菸，從一個人的鴉片戰爭
到一億個遊客，從長城長江出行
中華民族踏上復興之路

繞過馬六甲海峽
進取開拓，海上的能源走廊
從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開始
開始在坦桑利亞的巴加莫約港
為非洲內陸的商隊，落實一個交匯點
繼而貫通天然氣管道，於緬甸的
皎漂港
開城於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口
揚帆的鄭和號
開創未來的皇京港於馬來西亞
引用北斗導航
移運礦石於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
也導航，穿越狹長的曼德海峽
開放的東非布吉堤港
正好為我們，在亞丁灣護航的編隊
補給

潮落潮起，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
和克里特港再度繁忙起來
經從一帶一路倡議

孔子學院，來了一個非州的顏淵
剛剛提詢是中東的子貢
南斯拉夫籍的述而，就用蘋果換取
答案
以及各方的子路問政
《論語》新編一個盛世杏壇
界臨我們的第一個一百年

中華兒女，經歷過炎寒自知
迫切要大事脫貧，從窮村僻壤

從流域，從邊陲
使老有所學，使幼有所長
使耕者有其田、使居者有其屋
有其必要的小康社會不待百年
南水北調，復活七大水系和乾涸
湖泊

上萬頃上千處的濕地沼澤
讓洄游魚類和遨遊鳥類
棲息、孵卵、繁殖和遷徙
鐵道網絡，八縱八橫
率先開路，從平原到高原
走進圓夢的第二個一百年
地平線上，推昇第一個的雄安新區
一篇磅礴的講稿，莊嚴承諾：
這個世紀中葉的同胞，不能再被
遺忘

而優秀的讀書人，也不再那麼沉痛
在歷史的痕跡中苦苦掙脫困境
台灣、釣魚諸島重新呵護
在母大陸溫暖的懷抱
五十五個民族凝聚，而成一個
大哉中華

兩個一百年，使五千年的文明
永遠年青
我們預期：這個世紀的華夏樂土
中國創造，從沿海、內湖和大運河
到西沙、南沙和曾經失散的疆土
將撥開繚繞雲霧，清晰可見
於古神州的地圖
新新誕生的村舍城鄉
群覽於老祖宗留下來完整的領土
十四億中國人民，相邀世界各地
人民
集成生命共同體，欣欣共享
就為無數的，兩個一百年

2018-10-1 硅谷

■唐宇佳

重慶南開(融僑)中學初二

北京之行

我踮起腳
從長城的腋下擠過去
我飛過長安街
我看見了你的臉

我從南方來
我不想長大
我從北京路過
我已經長大

遇見上海

上海的上
從前是一片海
上海的海
現在是一座城

遇見上海
從一片海到一片海
海在哪裡
我得去踏浪

寫給廣州

我有很多的話
要對花兒說
我有很多的夢
寄放在明天

我的書包裡有一株木棉
如果喜歡
就給她一片花海
染紅了珠江

■游若昕

抽煙

爺爺
很愛抽煙
住院期間
醫生讓他
別抽了
爺爺就
背著我們抽
死後
把他火化了
火化爐上
冒出
一層層煙
是上帝
在抽煙

■黃昭龍

海口市秀峰實驗學校一年級

麵包蟹

麵包蟹，
肥肥娃。

看它好像——
一個麵包哇，
我好想——
一口咬住它。

我覺它——
笨死啦，
木瓜掉地上，
還連滾帶爬。

麵包蟹，
動也懶得動，

吊兒郎當，
隨人抓。

太搞笑啦，
哈哈。

■陳靖希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JC

筆管

在暴風雨下
我，
拿著一支，
細細長長的筆管，
去傳達給遠方的星星，
字有點歪曲，
已分不清，
紙上的水是雨水，
還是淚水，
遠方的你，
過得好嗎？

■李昶瑩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JC

我的玩具車

一種玩具車
他在地上走來走去
他的心裡只想走
他不想停下來

■黃燦珏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JC

小息與上課

小息時，
我們就像一股大洪水，

辛牧詩選

◎星子安娜

從課室沖出來，
把整個學校浸沒了。
上課時，
我們就像一片平靜的湖面，
一片沉默，
只泛起了一道波浪。

如果我是汽車

如果我是汽車，
當出現小偷的時候，
我就會化身成一部警車，
幫助警察去一網打盡。
如果我是汽車，
當主人趕住去追逐時間時，
我就會化身成一部跑車，
幫助主人與時間賽跑。

■趙康滌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JC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警察
我就會跟壞蛋玩捉迷藏
帶走壞蛋
更會當市民的影子

■李君耀

塘尾道官立小學小五

巴士的屁股噴出黑煙

巴士的屁股
噴出黑煙
我想到有一次
我關了燈睡覺
像天空黑了

●學生園地

碑

那是一張蝕滿皺紋的臉
在現實與生存之間
那是一張望著遠方發愣的臉

Monument

That is a face full of wrinkles
between reality and survival
that is a face, dazed, gazing into the distance

茶壺

一個古老的茶壺
我用今天的開水
泡開一壺陳年的普洱

Tea Pot

an ancient one
I use Today's boiling water
to unwind a pot of age-old Pu-Er

情人節

送你
一朵花
然後
把花一瓣一瓣
剝
光

Valentine's Day

sending you
a flower
Then.....
stripping
one petal after another

爆米花

我睡著
又實又沉

我醒來
又胖又虛

Popcorn

when sleeping
I am firm and heavy

when awakening
I am puffy and airy

爆竹

我原本平息的
都是你
煽風點火
把我氣炸了

Firecrackers

my restful heart
all by you
ignited with fire and gust
bursting with anger

香檳

我滿腹的氣
禁不住你一陣搖晃
就衝出口了

Champagne

my full belly of air
cannot resist your shaking
spurts out from my mouth

約翰·阿什伯利詩選⑦ ◎張耳 譯

藍色奏鳴曲

很久以前是那個開始變得像現在的那時
就像現在走上一條新的但依然
不可定義的路。那個曾經從遠處
張望過的現在，便是我們的命運
無論有什麼其他事情在我們身上發生。正是
這個現在的過去建構了我們的面貌
和觀念。我們是一半，我們
不關心剩下的另一半。我們
朝前面看，遠望到足以讓餘下的我們在
黃昏的景象裡盲目跟進。
我們知道一天裡的這個時候天天到來
而且我們認為，既然它有它的權利
我們也有我們的權利我行我素
因為我們身在其中，不在別的什麼
日子，或者
另外某個地方。這時間適合我們
就像它同樣自以為是，但只要
我們不放棄那個分寸，不放棄那口
讓我們像個樣子的氣，即使在“像
樣”能被看見
或成為它如今所意味的一切之前。

過去要談論的事情
已經來了又去了，還是作為近事
被記著。有一顆好奇的種粒
嵌入某種新鮮事物的根基，捲開
它的問號，像一襲新浪登岸。
前來出讓，放棄我們過去有的
現在有的，我們懂得的、獲得的，
或者讓我們
被正在經過的潮流捕獲，那表層光
潤耀眼
種種剛忘記又復蘇的事情。
每個形象都很得體、冷靜
不要貪多，但要有恰恰好。

我們生活在我們現狀的嘆息中。

假如這就是我們所能得到的全部
我們就能夠重新想像另外一半，從
能看見的
形狀推斷，就這樣
被插入它關於我們應該怎麼走
下一步的設想。那將是個悲劇——
去填充由於我們尚未到達而生成的
空間，
發表只屬於那裡的演說，
因為進步源於重新發明
這些詞語，自模糊的記憶
進而用一種方式擾亂那個空間卻讓它
完整無缺。然而，我們畢竟
屬於這裡，並且走了相當長的路程；
我們的經過是個場面。
但我們對它的認識理直氣壯。

詩是什麼

這個中世紀的城，牆楣上各種飾物
從名古屋而來的童子軍？雪，
在我們想要下雪的時候下的雪？
美麗的圖像？企圖躲避
種種理念，像這首詩這樣？但我們
總回到理念身旁，像回到妻子身旁，
離開
我們渴望的情人？現在，他們
只有相信了
就像我們相信這一點。在學校裡
整個思想都被用梳子梳走了：
剩下的就像一片田野。
閉上眼睛，你能摸著在四周走好幾里。
現在睜開眼睛，你看見一條細長

豎直的小路。
它也許會給我們——什麼？——一
些花，很快就？

以上2首選自《船屋的日子》，維京
出版社&企鵝叢書，1977

如我們所知

所有我們看見的都被刺穿——
遠處樹冠的尖頂（多麼純真）、台
階、窗緣固定的防雨板——
被刺得遍體鱗傷，被不是邪惡的邪惡
不神秘的浪漫，不是生活的生活，
在別處的現在。

而在前面種種小妥協
的舞蹈中，你和它拍肩搭背
染指其間。你干下那事那天
也是你非得停下來那天，因為幹這事
牽扯到整個畫面，沒有其他表現的
方法。

你滑倒跪下
春水貴重的珍珠
在沒被吸收前，植上苔蘚
你踉踉蹌蹌在這
安靜的街邊，便道條條，交通縱橫

好像他們要來抓你。
可正午刺眼的陽光下空無一人，
只有鳥像秘密一樣到處尋覓
還有一個家要回，有那麼一天。

那時候被遮住的光
被認作我們的生活，
愛情也許想查看每件關於我們的事
再放在一邊等一段時間，直到
整個故事被重新審視，我們轉向
彼此，我們轉為彼此。
我們過去走過的路是我們那時看到的
的全部
它悄悄趕上我們，窘迫
現在已有那麼多要講，就現在。

壁毯

不容易把壁毯與
房間或紡車分開，紡車當然在壁
毯之先。
而壁毯總是正面相對，但卻掛在
旁邊。

它堅持這“歷史”畫面
正在進行，因為沒有辦法逃避它
推薦的

懲罰：陽光把眼睛晃瞎。
觀看攝入被同時看見的
爆炸一樣突然意識到壁毯莊重的
輝煌。

視力，被看作是內部的
記錄了自己從外面接受的
衝擊力，這一過程
勾畫出一個輪廓，或藍圖，
剛剛那裡有過什麼：死的連線。

假如它看起來像條毛毯，那是因
為
我們都渴望，依舊渴望，被它包
裹起來：
這一定是不要去經歷它的好處。

可是在另外的生活裡，就像毯子
描繪的那樣，
公民們彼此甜蜜地行商
不被糾纏地去偷那個水果，他們
一定會偷，
當詞語追著自己哭泣，把夢
扳倒丟棄在隨便一個泥坑
好像“死”只是另外一個形容
詞。

以上選自《如我們所知》，企鵝
叢書，1979

德詩中譯

◎岩子

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

Friedrich Hölderlin

夏 *Der Sommer*

收割的田野，於高處耀閃，
遼曠的天穹，皎雲絢爛。
夜色靜寧繁星熠熠點點，
萬里長空雲游雲舒雲捲。

小徑條條伸向遠方，人生
無掩無遮在大海之上。
陽光的日子人類之追求，
一幅高景，清晨燦爛金光。

寬闊的花園裝點一新，
人們驚喜交集天道酬勤，
以其美德，以其耕耘，
成就了累累碩果的於今。

譯者說詩：

荷爾德林神經病了半輩子，確切地說是後
半輩子，生命的73個年頭有一半是在奈卡河
畔，一座後來被命名為荷爾德林塔樓的二層
樓上的一間陋室裡度過，著名的《塔樓之詩
》便由此而誕生——35首五光十色，正常人
眼中“非正常”的時空七巧板，其中有20首
被分門別類在《春》《夏》《秋》《冬》之
名下，今天所譯介的這首《夏》便是《夏》
中之一。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位名叫皮埃爾
·貝爾托的法裔日耳曼學者不認為《塔樓之
詩》是狂人囈語，並且對“瘋子之說”提出
了異議和質疑。讀著《夏》，我亦未產生“
瘋”的感覺。不過，與同時期的詩相比，荷
爾德林的這首《夏》的確有些大異其趣，一
邊捕捉著有似未來的表現主義畫派多彩而曲
奇的色塊，一邊玩味著那貌似結構錯亂，但
韻律整齊且考究的詩行，一邊在問，這到底
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的囈語呢，還是一個詩人
的心之所往，夢之天堂？

關於詩人：

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出生於內卡河畔

的小鎮勞芬，德國文學史上一名重要的
抒情詩人。他的生父是當地修道院總管
，不過在他3歲時不幸去世。其母為牧
師之女，隨後改嫁。荷爾德林早期作品
受法國大革命和席勒等等的影響，多以
古典頌歌體的形式謳歌自由、崇高、友
誼和大自然。後來藝術上臻於完美，把
人道主義思想和對祖國的愛交織在一起
，逐漸轉向古希臘詩和自由韻律風格。
其代表作有《自由頌》《人類頌》《為
祖國而死》《人生之半》等等。荷爾德
林畢業於圖賓根大學神學系，雖取得了
神職資格，但卻從未擔任過牧師，而是
以家庭教師謀生。在法蘭克福銀行家貢
塔爾德家做家教時，愛上了主人的妻子
蘇賽特，其唯一的書信體小說《許佩里
昂或希臘隱士》中的狄奧提馬，便是以
蘇賽特為原型。後因情事敗露，被迫遠
走他鄉。1802年，昔日戀人的死訊使本
來就懷才不遇，身心交瘁的詩人雪上加
霜，精神錯亂。徒步回到故鄉後，被好
心的木匠齊默爾夫婦收留，直至36年
後謝世。

特奧多·施托姆

Theodor Storm

邊緣 *Abseits*

如此之靜謐，芳草甸
沉浸在和煦的午陽裡，
一抹玫瑰色的光輝飛舞著
把古老的墓碑繫繫。
野卉吐馨，石楠花紅，
冉冉芳菲漫向湛藍夏空。

灌林裡甲蟲們正疾步穿行，
身披襲襲金色的戎裝。
蜜蜂們花枝挨著花枝，
耽溺於朵朵小酒盞上。
草叢裡燕雀唧唧咕咕——
百靈鳥的啾啾聲此起彼伏。

有一間低矮破舊的茅屋，
孤零零立在日頭底下。
茅屋的主人閑倚在門闌，
愜意地端詳著蜜蜂們玩耍。

門前石頭上他的小子
正一刀一刀把木笛削製。

這午間安靜得幾乎聽不見一聲顫抖的鐘鳴，自遠處的村落，老漢的眼皮上下闔在了一起，他夢見自己的蜂蜜豐收了。——不再有了點時代的喧囂，闖入這份寂寥。

關於作者：

特奧多·施托姆 (Theodor Storm, 1817-1888)，出生於瀕臨北海，當時處於丹麥統治下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的一座小城胡蘇姆 (Husum)，十九世紀著名的小說家和詩人。15歲時以寫抒情詩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20歲時入讀基爾大學攻讀法律。此間結交了語言學者梯肖·毛姆遜，並與他以及另外一位友人特奧多·毛姆遜一道採集地方民歌、童話和傳說，合作出版了《仁友共歌》一書。1843年，施托姆回到了自己的故鄉，一邊開辦律師事務所，一邊繼續自己的文學創作，成果豐厚，在1847年至1888年間先後有58部中、短篇小說誕生，其中有代表作《茵夢湖》、《淹死的人》、《白馬騎者》等。

譯者說詩：

這首寫作於1847年，發表於1848年的《邊緣》共由四個段落組成。第一段寫花草：正午，一個人跡罕至的夏末。石楠花無聲地開著，一縷玫瑰紅的光芒在空中飛舞著，令人嚮往的安謐和美好。第二段寫動物：怡然自得的甲蟲、蜜蜂、百靈鳥……婉轉的鶯聲此起彼伏，勝似世外桃源。第三段由物及人：一所破舊茅屋及其主人，還有主人的兒子——正坐在門前的一塊石頭上雕刻著木笛。此情此景與前2段中田園而誘人的景致形成了鮮明比照：偏僻而貧窮。第四段：進一步緊扣主題，深化“邊緣”之印象：此乃一塊遠離“文明”連村莊都沾不上邊，連“顫抖的鐘鳴也幾乎聽不見一聲”的窮鄉僻壤。然而，這位窮漢子似乎也別無他求，自是愉快地瞧著小蜜蜂們飛來飛去。這樣說，似乎也不甚準確，他不是也在朦朧之中夢見自己的蜂蜜豐收了嗎？有誰說得清，這種遠離塵囂的幽閒時光還能持續多久呢？

這首詩只有短短的24行，字裡行間蘊含著在十九世紀中期德國工業化和隨之而興起的城市化的大背景之下詩人對現實和未來走向的微妙洞察。

關於詩的主題

◎李白雲

詩人總是對生存有所領悟，並從中提取意義以言說的方式回饋和干預生存。當被提取的意義轉化為文本時，主題就從詩人的預期中變現了。主題的意思是：詩人在說些什麼，有何具體指涉，給出什麼明斷或存疑。意義和主題是同等程度的概念。

個體與生存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於，後者好比一鍋粥，前者作為一隻蜜蜂或蒼蠅飛進去。大部份人可能是無意為之，詩人則是一種故意或執念。詩人永遠是意義的訴求者，是與虛無作戰的孤獨武士——儘管有時會失手強化了虛無。

除了瘋子，誰都不會做毫無意義的事。意義的預期總是先於行動的（想廁才入廁所，而不是反之）。詩人亦然，概莫能外。體現在創作上就是主題先行。

主題先行有隱性和顯性的兩種。詩人的領悟範圍總是有限和情有獨鍾的，在這一塊有別於他者的個人耕地上，承載著他特有的觀察，思考及其方式，有他的偏好印記。這一切都共同作用於他想要的意義，並形成不會輕易越界的慣性。換言之，詩人總是有他相對穩定的範圍或類型上的意義訴求，會本能意識到自己要說什麼或指涉什麼。當他打算創作並在動筆之前，主題早已在腦中呈現，這種情況可謂顯性的主題先行；動筆之前主題還較為模糊的情形也有，但也並不妨礙他最終會獲得清晰，因為上述的慣性會在創作過程中把他拉回自己的耕地，而這，就可視之為隱性的主題先行。

有人說，詩是無主題或是不需要主題的。這話讓我想起沙俄時期一家監獄的懲治方式：命令犯人今天把一堆石頭搬到一公里以外，明天又搬回原處，日日如是，周而復始。

詩人對一首詩的主題預設與讀者對這首詩的主題把握，有對應一致的，

也有非對應一致的，但都是常情。發生差異的原因可部份地參考接受美學的原理來分析，即詩的文本生成後就與詩人無關，交由讀者“再創作”，在這種情況下，對包括主題在內的文本的理解就變得極為開放。另一方面也可參照哈羅德·布魯姆的“誤讀原理”來看待，即由於認知差異，時移世易，審美偏好與轉換等，都可以對文本造成誤讀。對此，每個人在不同階段對某一文本的理解發生差異就是最好的證明。

然而，這一“解讀混亂”恰好是正常現象，說明作品具有巨大的被解讀的容量和潛力，說明這類作品由於具有這一優勢而形成一條令人驚羨的解讀史，藉此戰勝時間，獲得經典品格。有人以這一“解讀混亂”來證明作品（尤其是詩）無解，否定作品的可解性，實際上是陷入相對主義的解讀虛無，甚或以此掩蓋自己的無知。退一步說，如果作品無解，那你讀什麼。從已有的經驗上看，無論對作品的理解發生多大的差異，都受制於作品本身所提供的理解元素，而不是別的，因而，各種差異的理解，都呈現同質的面貌，絕不會張冠李戴，指鹿為馬。比如，就作品的主题而言，至少還未聽見有人說過，在對生存的指涉上，《戰爭與和平》與《天龍八部》不相上下。

“一部經典作品是一本永不會耗盡它要向讀者說的一切東西的書。”卡爾唯諾這話，同樣適用於對作品主題的把握，能讓我們認同和適應理解上的亂象，並激發我們去撥開迷霧，深入文本探幽窮境。

也許在很多人心目中，敘事與詩的構成關係非常清晰，沒有多少討論餘地。而在文學理論中相關的論述確實也不多。兩者的關係好像不成問題——真是這樣嗎？

我們知道，詩以敘事方式呈現，發端於荷馬和古印度兩大史詩，從文體學角度上看，敘事作為詩的展示方法和作為詩的類型，如同錢幣的兩面是同時出現的，並從一開始就作為固定的範式被後世仿效承繼而興盛。詩劇及詩體小說可謂它的邊際化的衍生體。在這種貌似一目了然的境況中，我們首先發現的變異現象，是自從小說這一新體裁在十五世紀興起後，類別上的敘事詩就隨之式微，那種把一個完整的故事作為主體結構的詩，在詩人的筆下漸漸少見了；而在表現方式上，敘事似乎也讓位於抒情並致使後者佔據著主流地位，延續至今。

小說在故事的營構和展示等方面比詩更有優勢，可令人信服地解釋了小說替代了詩的故事性敘事功能這一事實。然而，在作為表現手法上，敘事是否也如不少人認為那樣也從詩中變得可有可無、充其量也只是抒情的補充呢？對此，我是持否定態度的。因為我們發現，這種轉變僅是類型上，是一種可稱之為外敘事的淡出，而作為手法上的內敘事卻不但絲毫無損，反倒是逐步豐富和增強，並在美學探索上產生了色彩紛呈的主張。

藝術創作總是附麗於一定的敘事，即使像繪畫和音樂等其他門類也概莫能外，文學尤甚。上述的外敘事是指詩中借以生發意蘊的一段完整的事態，而內敘事則是指當原來的完整性退場後卻沒有完全消失，而是以零散的方式保留下來，繼續充當意蘊生發的土壤。這個時候的內敘事具有不連貫的、跳躍的、突發的、隱顯不定的等等這些特點。比如，同樣被視為現代史詩的《荒原》及《杜伊諾哀歌》，就完全顛覆了過去的外敘事，純粹是以內敘事的方式呈現。

也就是說，在結構上，詩總是要依賴

敘事，無論是外敘事還是內敘事，也無論是這些敘事是整體還是碎片，是神話的，歷史的，心理的，現實的，回憶的，夢幻的，宏觀的，微觀的……還是兼而有之，這是詩的物質基礎，猶如房子的樑柱，捨此詩難以自足。一首好詩的要素很多，但內敘事顯然是其中不可或缺或缺的構成。

牧場

我要出去清理牧場的水泉。
我去那兒只為了耙走樹葉，
（等著看水恢復清亮，也許）
我不會去久——你也來吧。

我要去帶回那頭小牛犢子，
它站在母親旁邊那麼幼小，
母親舔它一下都踉蹌欲倒。
我不會去久——你也來吧。

在弗羅斯特這首短詩中，內敘事雖然尚處於一種臨行前的動機狀態，但有如打開的傘面，形成了對全詩包裹，具有與外敘事同等的密度，然而，體驗與情感卻又能從縫隙中渲泄出來。而這些縫隙，顯然是詩中這一內敘事所生成並由詩人所預留的。

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
荒地上長著丁香，
把回憶和慾望參合在一起，
又讓春雨
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

拿艾略特這節詩舉例，有助於說明內敘事中的“事”，不限於人，實際上是包羅萬象的。另一方面也有助於說明，內敘事通常是由動詞觸發的。比如這節詩的“長著”“把”“參合”和“催促”等，就分別從所在的境地中發力，把一個本來是靜態的“殘忍的一個月”活化，漸次走到我們的跟前，獲得敘事效應。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有人認為，詩是激情的產物，並進而忽視敘事，我覺得這一想法及做法都有失偏頗。詩，正如其他所有藝術作品一樣，確是離不開激情，然而，僅有激情不能成詩。為何如此肯定敘事（無論是內是外）是詩的基礎，因為任何一首詩都必須在一個獨特的時空中呈現，有自己特有的胎記，而唯有敘事才具有創造這一時空的功能。

詩的分類中有抒情詩一種，這可能使一些人誤認為詩是拿來渲泄情感的開口。對此，艾略特給我們的隱晦告誡是，如果在二十五歲後還想寫詩，就該克制激情，轉而訴諸經驗。這裡的經驗指什麼？我認為就是指經過艱難跋涉而獲得的認知和體驗的成果。我還覺得，如果把這一成果安放在一個合適的敘事時空中，詩意及激情就會自然生發，無需大叫大嚷。

當激情先行並失去敘事時空的依托時，筆下將會是怎樣的情形？一句話，若不是口號就是無家可歸的孤筆或孤句。

只此一門難摸索

——張莚新詩“誤讀”補篇

◎余境熹

我在〈扶桑夜半日頭紅〉曾經提及，張莚詩常常可見與日本有關的題材，文中並舉〈鳥的天空〉、〈候鳥〉、〈留鳥〉、〈迷鳥〉、〈車站〉、〈小站旅次〉和〈赴約〉等作印證。如今再翻張氏詩集，例子仍源源不絕而來。

日本的舞台劇發展成熟，各種戲類都有其支持者，多元展現，眾彩紛呈。近年改編自動漫遊戲的2.5次元舞台劇異軍突起，賴原作已有豐厚的觀眾、讀者基礎，颯速搶佔市場，周邊商品也賣得非常紅火。杉江大志（Sugie Taishi, 1992-）初座長的舞台劇《高校星歌劇》（High School Star Musical）即為成功之一例，除了順利推出第一、二季外，更出現了由櫻井圭登（Sakurai Keito, 1993-）領銜的衍生劇目《Caribbean Groove》，如浪接浪，氣勢若虹。但外形出眾、可愛迷人、演技精湛的杉江大志有時還是會讓人不禁捏一把汗。《高校星歌劇》經常會有歌曲穿插，主演的大志自然需要連續多天、多場、多首獻唱，偏偏他的聲樂訓練似乎尚有一丁點不足，以致聲音很快便顯沙啞，高音部分偶爾較難表現出應有的爆發力，令粉絲們不免擔心。張莚由是寫下〈歌劇某一幕〉：

男高音一出場
就把我繃得快要斷了的
一根神經，拉到
音域的最高階
直到謝幕
我才回轉神來
舒了一口氣

“高音”的部份一來，大志的粉絲便緊張不已，說是關心偶像喉嚨也好，說是怕偶像失誤也好，總之是“神經”都“繃得快要斷了”，要到最後的大合唱結束，全體演員“謝幕”，粉絲們一顆顆高懸的心才放得下，“回轉神來／舒了一口氣”。說到“謝幕”，這裡不能不讚歎杉江大志的表現極佳，互動有趣

，談吐得體，在千秋樂上一再獲觀眾要求“安可”，總計“謝幕”四次，場面感人，充分顯示出其舞台魅力——“回轉神來”的粉絲應該頗為自豪的。

《高校星歌劇》的其中一幕是：丘山晴己（Kiyama Haruki, 1985-）飾演的鳳樹（おおとり いつき）新編綾薙學園的傳統曲目〈綾薙 Show Time〉（「アヤナギ・ショウ・タイム」），交給他指導的鳳組演出，並安排了直播，一時掀起學生熱情，卻令華櫻會裡堅守傳統的曉鏡司（あかつき きょうじ）大感不滿。張莚為這幕配上〈缺席者〉一詩：

不在場
那人成了唯一的話題
他曾坐過的椅子
現在 被
另一個演說的人
正揮弄誇張的手勢
佔據著

在鳳樹“不在場”的情況下，華櫻會召開了以他為“唯一的話題”的會議。瀧澤諒（Takizawa, 1998-）飾演的曉鏡司以“演說”般的激情，“揮弄誇張的手勢”，在鳳樹“坐過的椅子”上批評鳳樹破壞綾薙學園的格調，提出不能放任鳳樹和鳳組不管。最終，鳳樹為保住鳳組下一輪的演出機會，乃自動退出了華櫻會。

剛才我提到櫻井圭登，他在《高校星歌劇》飾演柊組的隊長辰己琉唯（たつみるい）。櫻井圭登的演技讓我佩服不已，他能演活《偶像夢幻祭》（Ensemble Stars）裡天真無邪的紫之創（しのはじめ），能演活《火影忍者》（Naruto）裡耍帥冷酷的宇智波佐助（うちはサスケ），也能演活《艷漢》（Adekan）裡色氣滿滿的吉原詩郎（よしわらしろ）。張莚給《艷漢》的第一輯舞台劇寫過〈拱橋〉一詩：

故事似乎已經結束
橋上，橋下
歸於一片寂靜
此時，一輪明月
正無聲高懸完結篇的幃幕
而倒影
卻藉著煙波
幽幽渺渺地映出
續集的預告

連環殺人事件真相大白後，“故事似乎已經結束”，暗藏壞心的小說作家瓜生冬陽（うりゅう ふゆはる）決定遠走他方，臨別前站在“橋上”，與“橋下”的吉原詩郎展開了關於人性的對話，低迴沉思的詩郎則在接下來的一場戲裡“歸於一片寂靜”，任眾聲環繞而不發一言。那時，諸多雜聲接連發問：詩郎的未來將會如何？詩郎的心裡在想甚麼？詩郎自己也不見得就有答案。隨後舞台上徒留“一輪明月”似的燈光“無聲高懸”，各演員一下子隱去，情節便接到真正的“完結篇”去。最後一場戲，隔著一張透光的“幃幕”，詩郎伸出小手，其“倒影”投射在“煙波”朦朧、“幽幽渺渺”的幕上，與他那步下“拱橋”、同樣舉起手來的變態哥哥吉原安里（よしわら あんり）相連在一起。兩兄弟就這樣帶著難解的羈絆和對來日的疑惑，“預告”著《艷漢》“續集”之尚待開展——包括張莚在內的一眾劇迷，又要去搶購門票了。

按：櫻井圭登與宮崎湧（Miyazaki Yu, 1995-）、北川尚弥（Kitagawa Naoyo, 1995-）、山中翔太（Yamaanka Shota, 1992-）私交甚篤，這些年輕舞台劇演員的表演都使人非常期待。

以上三首詩均見張莚詩集《影子的重量》，該集另有組詩〈旅途〉。〈旅途〉與我曾討論的〈車站〉一樣，可相参照的是日本男子三人組合 w-inds. 〈四季〉的 PV：

（一）
風景
迅速倒退

只有一幕幕的回憶
隨著車聲前進

(二)

望著車窗外
漸漸陷入沉思
突然一陣轟隆的錯車
把剛剛浮現的一段往事
和那張勉強拼湊出來的臉
震得更遙遠了

(三)

列車到站了
幽靈般滑進過去的鐘點裡
在黑白電影才有的車站
短暫停靠之後
隨即拉著
早已模糊不清的揮別手影
急速駛離月台

詩的第一章：緒方龍一看見對面月台有兩位穿戴老式的長者，長者看著手中的照片，似覺得龍一與相中人關係密切；待龍一想回應老人時，一列列車高速駛過，將雙方視線擋住，到列車過站，長者夫婦卻亦失去蹤影。龍一轉臉凝視長椅上的報紙，報頭日期竟然是昭和 29 年 2 月 6 日，“風景”正“迅速倒退”，剛才的老人是仍活在“回憶”中的（曾）祖父、（曾）祖母嗎？人已杳然不見，僅餘“一幕幕的回憶”，“隨著”那快速駛離的“車聲前進”……

第二章：列車上的橘慶太獨個兒“望著車窗外／漸漸陷入沉思”，但同一車廂內的男童、女童不小心將橘子掉在地上，“轟隆”一聲，有如“錯車”，令慶太回過神來，還替小孩拾起水果；男童衣袋上寫的名字也是“橘慶太”，這令歌手慶太頗為“震”驚，難不成這是昔日的自己？他還想仔細觀察，但那男童一回座位就倏地消失，歌手慶太“剛剛浮現的一段往事”，以及記憶中與男童相仿“那張勉強拼湊出來的臉”便飄得“更遙遠”了，

只留給他一場“震”撼。

第三章：千葉涼平和在候車室偶遇的小男童“揮別”後，男童的身影就由清晰可睹變為“模糊不清”，在涼平的眼前突然隱去；涼平細看候車室中的擺設，赫然發現掛曆顯示的時間為“逝去的鐘點”，乃是 1954 年 4 月；他所置身的空間，竟然是一個“在黑白電影才有的車站”。那麼，剛才與自己“揮別”的男孩，莫非是“短暫停靠”又“急速駛離”的、時間的“幽靈”嗎？

說到時間的幽靈，我會想到《刀劍亂舞》(Touken Ranbu)，它的音樂劇棒極了。演出三日月宗近(みかづきむねちか)的黑羽麻璃央(Kuroba Mario, 1993-)在《影子籃球員》(Kuroko's Basketball)舞台劇裡飾演黃瀨涼太(きせりょうた)，不知詩集《影子的重量》和《影子籃球員》有沒有彼此互聯的地方。先看影碟，日後再行析論吧。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5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越華詩人雜記

◎謝振煜

越華老詩人沒有幾個了，刀飛、林松風、謝振煜。星期天，老地方，咖啡，也不容易。

“你有空嗎？半小時內老地方，咖啡。”林松風。

“好的，我趕去。”我。

早兩天林松風說整理東西發現剪報有我的文章要送我，說罷手機屏幕顯示兩篇小說剪報，發黃，很黃的報紙也清晰地微信來。

我高興得不得了。

摩的把我放在路邊，那頭有人向我招手，定眼，是林松風。我走過去，熟悉的，刀飛、石羚。

林松風遞給我一個大白封套，我打開，呀了一聲。

剪報原件，兩篇多少年在亞洲日報青年文刊登的小說〈罪債〉、〈愛情的煩惱〉。

〈愛情的煩惱〉，那年投稿亞洲日報，星期論文撰稿人李菊隱說我寫起愛情故事了，我一古腦寫了幾篇愛情的什麼、什麼，都刊登了，都被戰爭摧毀了。摧毀不掉的是這兩篇。

戰爭！1972 我開印刷廠，公餘把我在各報刊登的新詩、評論排印了《獻給我的愛人》、《傘·古怪·現代詩》，保存了我人類靈魂工程的一鐵一石。小說趕不上，戰爭了！

林松風、刀飛你一句我一句那些年投稿：

“遠東日報的稿費單精美得請柬也似。”刀飛做個手勢：“很想留著紀念不領。”

時間一晃就是幾十年。老詩人，還在做詩的，現代詩杜風人、刀飛、林松風、我，好像再屈指不出誰了。

做詩，刀飛說，現在台灣截句詩起來了。我聽不懂，他耐心地給我解釋，作者在自己的一首詩截取最多四句。我想的是近來我的截圖，從手機拍的，從網上下載的圖片點一下 O 再點裁剪就隨心所欲截個好圖真正圖文並茂了，我的一行詩。

我真的很封閉，台灣出版社出版了《越華截句選》，刀飛還是被拉，拉稿截句的。我搖搖頭，年老癡呆等著我了。

林松風星期天也忙，他工業區的機器工具廠大概也應酬不過來了，三個老詩人，也兩個小時了。

- 詩在外物；詩在意中；詩在文字。
- 意在詩中，也在詩外；詩在意中，也在意外。
- 言由意出；能盡意者，使人可得言中之意；未盡意者，使人可悟言外之意。
- 意深而言工；言求工而不害意。
- 詩當華而有實，依實出華。
- 以詩記錄哲學思考，以哲學思考創作詩。
- 萬物的詩，人類的詩，民族的詩，地方的詩，自我的詩。
- 詩爲了我，我爲了詩；詩爲了人，人爲了詩。
-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詩人也當以百姓心爲心。
- 其人能爲民眾感動，其詩能使民眾感動。
- 詩的現實主義與人道主義相結合。
- 以人道主義反思、重構詩史。
- 詩人在路上，詩心在路上，詩作在路上。
- 我心裡的詩，口中的詩，筆下的詩；在人心裡的詩，口中的詩，筆下的詩。
- 詩的探索，探索的詩；詩的歸故，歸故的詩；詩的出新，出新的詩。
- 詩有詩的長度，詩有詩的寬度，詩有詩的深度；從篇幅到內容再到思想。
- 小我的詩，大我的詩，無我的詩。

2018年寄自多倫多

莎士比亞生於1564年4月26日，馬洛生於同年2月26日，比莎士比亞大兩個月。他們生活在一個憂國焦慮的時代——那時帖木兒王國兼併波斯，東羅馬已失守，西歐國家則要征服英格蘭。但是1588年英國才大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還沒具有太平世界的徵兆。塞萬提斯寫的反戰小說《唐·吉訶德》和科爾特斯幾乎是單人匹馬地征服了北美洲，野蠻地綁架國王和搶佔了墨西哥整個國家。他們證明了個人主義的勝利和成就該是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的了不起的作用。塞萬提斯與莎翁同時，他們的著作對世界的影響深遠。

莎翁晚期作品以“筆與劍”爲主題的，他的個人的英雄主義是同人格出起，打開了現代文學心理學的大門。

馬洛也是英國詩人和劇作家，他雖然只比莎翁長兩個月，但給莎翁各方面很大的影響，如白話劇、修辭的運用、光輝的語言、文化知識、學問等等。馬洛寫的兩個劇本《帖木兒大帝》和《浮士德》，皆在1587年演出，給莎翁很深的印象。馬洛是爲英女皇伊莉莎白作特工的人，是個間諜。1593年，他與一群人爭吵鬥毆被刺死亡，得年只二十九歲。

莎翁的父親少年時是個屠夫，後來製作手套，開了一間工廠而成了一個中產階級的紳士。因爲他不喜歡參加教堂式的生活，酗酒而生病，失去了社會的關係，最終破產，但是他沒有放棄教育他的兒子。莎翁從西塞羅書集學到怎樣訓練自己的記憶力、閱讀賀瑞斯的作品、詩作、哲學及形而上學，特別地攻讀神秘主義和神學。莎翁不喜歡閱讀意大利的但丁，兼且認爲但丁的世界是階級和荒謬的，其世界由很多圓圈組成的。

莎翁的家鄉是沃里克，在埃文河（Aven）畔的斯特拉特福（Stratford），那裡有一所不收學費的文法學校。他學習讀寫說拉丁文、歷史、倫理保密的教育。他沒有上大學，18歲就結了婚，很快就生了雙胞胎孩子。當家不容易，他

出版了《十四行詩集》，對女人婚後不愉快。〈維納斯與阿多尼斯〉詩中含有眼淚，甚至有人認爲他是個“厭惡女人者”（Misogynist）。

莎翁看到二元論內的矛盾：原始的和精緻的分叉的能量是智與憎惡、暴力兩方面的人格象徵的意義學。他開始寫劇本，採用漢密脫（Hermetic）科學的研究散漫而無層次的語言，但是象徵導致思想。他有好運氣而參加了“國王的供奉劇團”。1592年，劇院因瘟疫閉門時，莎翁已完成了1588年至1600年的作品。因此有機會開演他的名劇《哈姆雷特》，那時他已是個小富翁了，並且擁有一個盾形紋徽章（Coat of Arm），升爲貴族人物。可惜的是，他的兒子去世了。英國打敗了西班牙，莎翁取代了科爾特斯，得到了英國人的崇拜。

莎翁的早期作品多是涉及皇宮事情與羅馬政治史的。《哈姆雷特》是他最喧嘩的戲劇，他所用的技巧是古老亞歷山大城，希臘羅馬時代的漢密脫和諾斯替（Gnosticism）思想，指出哈姆雷特的賽克（Psyche）被鬼魂所支配著。弗洛伊德所說的“殺父戀母情結”、埃迪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他對奧菲莉亞（Ophelia），劇中女子之冷熱不足定而瘋狂自殺，是故意的性虐待狂的行爲來滿足他自己的受虐狂（S & M），他的靈魂被惡魔收買了。

“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是哈姆雷特王子說的，中國學者朱生豪譯本：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後期新月派詩人卞之琳譯之爲：活下去／還是／不活／這是／問題。筆者認爲比較嚴格，這句話有五個音步，而且“活”比“存在”正確，Being英語讀來很含糊的。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說Being是希臘語內一個很古老的字，已經失去了意義。因此，他否認自己是個存在主義者。沙特寫的《存在與虛無》是反駁海氏寫的書《存在與時間》。

編輯筆記

上期筆記談到了“散文詩”就是以散文作為工具寫成的詩，由於其運用了許多具普通語法結構的口語、不講究音韻排比、既自由亦鬆散，因此文本稍一缺詩質，便容易淪為尷尬甚至低劣的敘述文字，既不是散文亦不是詩。但這問題並非散文詩獨有，五花八門的所謂意象詩、抒情詩、口語詩、後口語詩等，大多數也是以散文為工具寫成，除分行不同外，將其歸類成散文詩也是可以的。要知道古詩不分行，以韻腳分句明義；白話文運動引進標點符號之餘，詩亦效法西詩分行，新舊兩種詩體可說都有了特定的形式。有了形式，讀者主觀便會認為非此即彼，好壞另論；散文詩無形可遁，在識者眼中詩與非詩雖不難分辨，一般讀者未必一目了然，不免有所質疑。然而，詩既是一門藝術，不管什麼詩，其美學標準就別無二致。嚴羽《滄浪詩話》說“夫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及其致。”又說“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即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其實，創作和欣賞也是相對的，“多讀書，多窮理”、“學詩三節”不只是對詩人的鞭策，也是對讀者提高鑒賞能力的要求！作為散文詩愛好者，編者願每期提供“散文詩專頁”為創作試驗平台，一來望大眾不再為“詩必須分行”的觀念所囿，認真地讀讀散文詩；二來望推動散文詩作者寫對的“散文詩”，將“散文詩”等同“美文”或“散文+詩”的觀念匡正過來。茲值本刊創刊廿九年，以此與大家共勉之！

本刊歡迎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特色的詩輯，有意組稿者請先電郵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免費瀏覽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 nworldedit@hotmail.com 索取。

詩訊

以“東盟文心，驃國詩情”暨“亞細安華文藝營成立三十周年慶典”為主題，探討亞細安各國文學發展進程的第十六屆亞細安華文藝營於2018年11月23-25日在緬甸曼德勒市成功舉行。

第38屆世界詩人大會10月11日在貴州綏陽縣召開，來自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多位詩人參加盛會。

2018年10月19-21日，《新詩典》江南詩會在江蘇南京和安徽當塗舉辦。

詩人向明新書《詩的偏見——向明讀詩筆記》經由台灣詩藝文出版公司出版。這本書是向明多年讀詩心得，評論數十位詩人詩作，觀點精闢。書封面是詩人愛女、畫家董心如女士的水墨作品《九份1987》。

越華詩人陳耀祖從台北到訪洛杉磯，10月14日與此間越華詩友秋原、黎啟鏗、藍斯、沈季夫、馮彩珍、陳銘華等相聚。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南京大屠殺，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